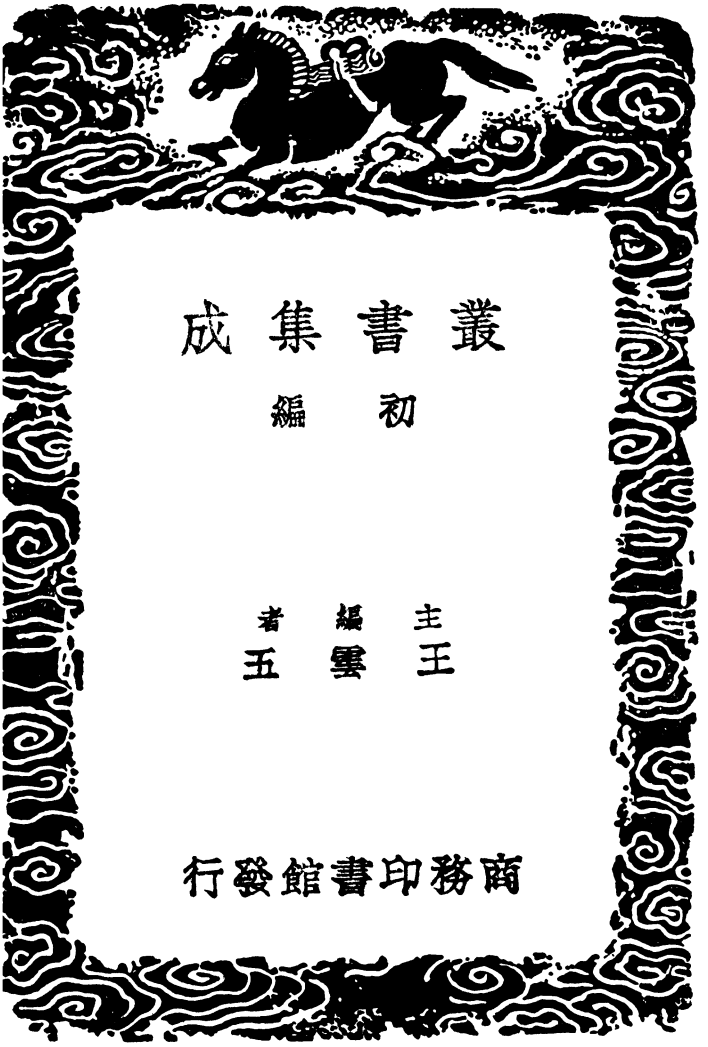
香研居詞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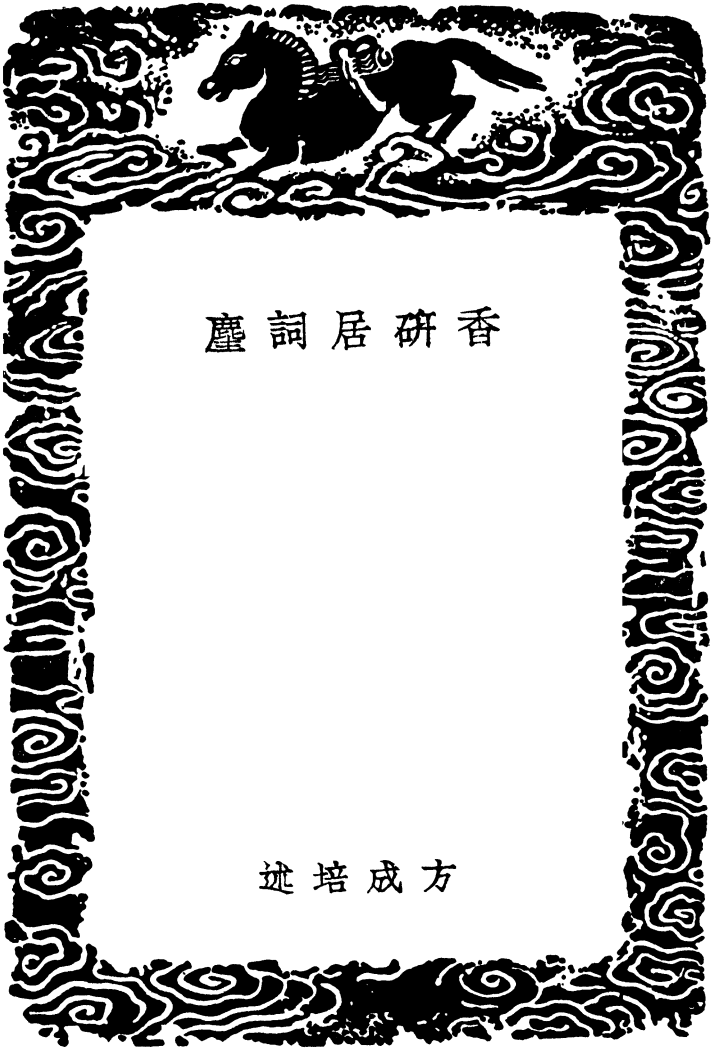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香研居詞麈

方成培述

本館據讀畫齋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香研居詞麈

香研居詞麈敍

人皆有耳而不能竭其耳力上古聖人竭之于是六律定五音正雖韶樂之盡美盡善夫子聞之至于忘味者三月卒不能舍既定之六律而求五音之正也雖聖人既沒禮樂崩壞降而爲鄭衞之樂流而爲淫哇之聲亦不能舍六律而成五音然則樂器之在後世無以異于其在上古也後世工人所用之樂器無以異于上古聖人所造之律也夫燕樂之愔埜心耳與淳古淡泊之雅樂相去遠矣而必不能異其律以成音何也蓋人有中聲等而上之有所止也等而下之亦有所止也盈天地間凡有聲者莫不有其中聲焉故迅雷烈風童子皆知其爲天之怒而不可以常者也故聖人造律以律閎音大不踰宮細不過羽焉使倍之踰乎宮矣焉使半之過乎羽矣然而下徵下羽律之倍者亦律也少宮少商律之半者亦律也充之而至于其所不得不止之地而律于是乎不可勝用矣故音無定方律有所止旋相爲宮而皆得其環中向使踰焉而至于咽不出過焉而至于揭不起俗工猶知其不協乎律豈待聰如師曠始能審音乎哉愚夫愚婦亦與知能聖人者知能之導也童子俗工莫不有耳師曠之耳能通乎微者也彼李照、楊傑之徒妄意改製工師用之歌不成聲由是言之聖人所造之六律與今工人所用之樂器果有以異乎無以異乎世之言律呂者病在求之太深瑤田心竊疑之知其非而未嘗習其器欲言焉而不能暢厥旨吾友方君仰松從事于音律之學者十餘年考之經史以導其源博覽百家之言以達其流舉數百年晦蒙之

業別白焉而定一尊作詞麈五卷鉤元提要如網之在綱有條不紊其言曰工尺即律呂樂器無古今余爲心折者久之嗚呼是書之作豈惟詞家之圭臬實起後世之言律呂者而飲之以治聾之酒矣

乾隆四十二年歲在丁酉暮春之初同學弟程瑤田撰

香研居詞麈目錄

卷一

原詞之始本於樂之散聲
論詞曲工調之理
十二均八十四調之圖
論今之南北曲本於宋之燕樂
六十調起調畢曲之圖
二十八調住字之圖
論起調畢曲與十二宮住字不同
論姜堯章詞起調畢曲住字之不同
論半聲變律
論四清聲
論樂無徵角兩調之故
論徵調

卷二

論變宮
論商指聲
論側商調
論樂不可以一律配一字
論太樂繁聲可刪而燕樂不可刪
論鄭世子一詩十二律皆可叶之說不可施之於詞曲
論逸調
論筆談十五聲與白石不異
論宋時燕樂亦不一
論近世彈琴不以管色定絃之繆
論宋行在譜
論九宮譜之名之誤
論南九宮譜之誤
論九宮合譜之誤

論樂之和與不和
論沈括筆談之誤
論鄭世子起調畢曲之說不可施於詞曲
紫霞翁論工尺
論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
混成集
古今樂律通譜
論中管和繆
論五聲
卷三
岐伯撰樂
王仁裕論樂
竇儼知音
西涼樂
論中聲

半律倍律各止於六之圖
各宮字譜
樂府雜錄別樂識五音二十八調圖
楊誠齋作詞五要
論中原音韻
論敦掣住三聲
論折字
花拍
殺借殺
拍板謠
樂節
宮調所宜
論歌
李易安論詞
王平羽衣譜

王弇州論曲
論俗樂可鄙
記夢
卷四
太平樂
論絲竹金石有自然之聲
論南北曲之分
論南曲不用乙凡二字
論今曲無勾字
論宋律呂家之繆者
論明律呂家之繆者
論本朝談律呂者
論頭管
論笙
論簫

論古笛今笛
近世度曲七調之圖
燕樂新書字義
宋俗樂譜
今世俗樂字譜
卷五
宮調發揮
度曲正譌
總論

香研居詞麈卷一

清　歙西方成培仰松遞

原詞之始本于樂之散聲

古者詩與樂合而後世詩與樂分古人緣詩而作樂後人倚調以塡詞古今若是其不同而鐘律宮商之理未嘗有異也自五言變爲近體樂府之學幾絕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絕句必雜以散聲然後可協之管絃如陽關詩必至三疊而後成音此自然之理後來遂譜其散聲以字句實之而長短句與焉故詞者所以濟近體之窮而上承樂府之變也培雖爲此說未敢自信後見朱子全集有云古樂府只是詩中間添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始信鄙說之不繆沈括筆談云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絃中之纏聲亦其遺法唐人乃以詞塡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此格雖云自王涯始然正元元和之閒爲之者已多沈此言亦可證余前說也

論詞曲宮調之理

宋詞元曲雖相承註有宮調而自有明以來尠有通其理者朱子嘗曰今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又言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今人鐘鼓已自不識宋時且然況近世乎如萬紅友詞律疑仙宮卽道

宮。九宮各譜總論引蛰隱居士之說。不識有黃鐘宮。何以又有正宮。夾鐘、姑洗、無射、應鐘爲羽。何以又有羽調。夷則爲商。何以又有商調。其於旋宮宮調之理。茫然如此。沈詞隱最號精專。亦莫明其所以然也。培嘗讀宋仁宗樂髓新經。其說最爲詳悉。今撮爲圖于左。則十二均八十四調之目。較若列眉矣。

十二均八十四調之圖

黃鐘之宮爲子。爲正宮調。　太簇商爲寅。爲大石調。　姑洗角爲辰。爲小石角。

林鐘徵爲未。爲黃鐘徵。　南呂羽爲般涉調。　應鐘變宮爲亥。爲中管。

蕤賓變徵爲應鐘徵。

右黃鐘均之七調。

其法。黃鐘之均。則以黃鐘之律爲宮音之調。以太簇爲商音之調。以姑洗爲角音之調。以林鐘爲徵音之調。以南呂爲羽音之調。此五音之正調也。又加以應鐘爲變宮之調。以蕤賓爲變徵之調。此二變調也。共爲七調。古謂之七宗。又謂之七始。漢志稱舜欲聞七始。是也。夫五音得二變而後成音。猶四時得閏而後成歲。此自然之理。或謂般之前但有五音。至周始加二變以成七音者。非在郊廟之樂。則以黃鐘宮、太簇商等爲名。在燕樂則以正宮調、大石調等名別之。所以分別樂之雅俗。其實一理也。餘十一均倣此。至於用調製詞度曲之法。詳于培所撰宮調發揮、度曲正譌兩篇。另載于後。

大呂之宮爲高宮。　夾鐘商爲高大石。　仲呂角爲中管小石調。

夷則徵爲大呂徵。
林鐘變徵爲黃鐘徵。
右大呂之均七調。
太簇之宮爲中管高宮。
南呂徵爲太簇徵。
夷則變徵爲大呂徵。
右太簇之均七調。
夾鐘之宮爲中呂宮。
林鐘角在今樂亦爲林鐘角。林逢子聲短非中呂爲商之次。故旋用林鐘正管之聲爲角。
黃鐘羽爲中呂調。黃鐘正律之聲非商三分去一之次。此用其子聲爲羽。
南呂變徵爲太簇徵。
右夾鐘之均七調。
姑洗之宮爲中管中呂宮。
夷則角爲中管林鐘角。子聲短非蕤賓爲商三分去一之次。故用正聲爲角。
大呂羽爲中管中呂調。正聲長非蕤賓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其子聲爲羽。
無射羽爲高般涉。
姑洗商爲高大石。
應鐘羽爲中管高般涉。
黃鐘變宮爲正宮調。此黃鐘清聲。
蕤賓角爲歇指角。
大呂變宮爲高宮。此大呂清聲。
仲呂商爲雙調。
無射徵爲黃鐘徵。
太簇變宮爲中管商宮。此太簇清聲。
蕤賓商爲中管商調。
應鐘徵爲姑洗徵。
夾鐘變宮爲中呂宮。此夾鐘清聲。

無射變徵爲夾鐘徵。

右姑洗之均七調。

中呂之宮爲道調宮。

南呂角爲越調。

太簇羽爲平調。太簇正聲長非林鐘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其子聲爲羽。

應鐘變徵爲姑洗徵。

右中呂之均七調。

蕤賓之宮爲中管道調宮。

無射角爲中管越調。子聲短非夷則爲商之次旋用正聲爲角。

夾鐘羽爲中管平調。正聲長非夷則三分去一爲羽之次故用子聲爲羽。

黃鐘變徵爲中呂徵。

右蕤賓之均七調。

林鐘之宮爲南呂宮。

應鐘角爲大石調。正聲長非南呂三分去一爲羽之次故用子聲爲羽。

姑洗羽爲高平調。

林鐘商爲小石調。子聲短非中呂爲宮之次故旋用正聲爲商。

黃鐘徵爲中呂徵。正聲長非中呂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其子聲爲徵。

姑洗變宮爲中管中呂宮。

夷則商爲中管小石調。

大呂徵爲蕤賓徵。

仲呂變宮爲道調宮。

南呂商爲歇指調。

太簇徵爲林鐘徵。正聲長非林鐘爲宮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爲徵。

蕤賓變宮爲中管道調宮。

大呂變徵爲蕤賓徵。

右林鐘之均七調。

夷則之宮爲仙呂。

黃鐘角爲高大石調。正聲長非無射三分去一爲角之次故用子聲爲角。

仲呂羽爲仙呂調。正聲長非無射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爲羽。

太簇變徵爲林鐘徵。

右夷則之均七調。

南呂之宮爲中管仙呂宮。

大呂角爲中管高大石角。正聲長非應鐘爲商之次故用子聲爲角。

蕤賓羽爲中管仙呂調。

夾鐘變徵爲夷則徵。

右南呂之均七調。

無射之宮爲黃鐘宮。

太簇角爲變角。正聲長非黃鐘爲商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爲角。

林鐘羽爲黃鐘羽。正聲長非黃鐘爲商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爲羽。

無射商爲林鐘商。子聲短非夷則爲商之次故旋用正聲爲商。

夾鐘徵爲夷則徵。正聲長非夷則三分去一徵之次故用子聲爲徵。

林鐘變宮爲南呂宮。

應鐘商爲中管林鐘商。子聲短非南呂三分去一之次故用正聲爲商。

姑洗徵爲南呂徵。正聲長非南呂三分去一徵之次故用子聲爲徵。

夷則變宮爲仙呂宮。

黃鐘商爲越調。正聲長非無射爲宮之次故用子聲爲商。

仲呂徵爲無射徵。正聲長非無射三分去一徵之次故用子聲爲徵。

南呂變宮爲中管仙呂宮。

姑洗變徵爲南呂徵。

右無射之均七調。

應鐘之宮爲中管黃鐘宮。

夾鐘角爲中管雙角。正聲長非大呂爲商之次。故用子聲爲角。

夷則羽爲中管黃鐘羽。正聲長非蕤賓爲徵之次。故用子聲爲羽。

仲呂變徵爲無射徵。

右應鐘之均七調。

培按。此所謂十二均八十四調也。以十二律爲經。而以五音爲緯。即禮運還相爲宮之法。儒者勦襲古人成說。徒知有旋宮之號。而不識有姑洗角、林鐘徵諸名。又不悟大石調即太簇商。般涉調即南呂羽之類。使古人至精至微之法。等于紙上空言。而不知元聲在天地間。未嘗一日亡也。今取通典註于樂髓新經之下。可以一目了然。若黃鐘之律自爲其宮者。如黃鐘爲夾鐘之羽。爲仲呂之徵。爲夷則之角。爲無射之商。此黃鐘之五聲也。在八十四調中按之即見。餘十一律倣此。

又按。周禮大司樂。圜鐘爲宮。即夾鐘。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一條。正旋宮之法。而周世樟五經類編注云。圜鐘三法。與旋宮法不同。其說不可信。夫不悟己學淺鄙。而反疑周公所說。經生之見。何其陋哉。

大呂商爲中管越調。正聲長非應鐘爲宮之次。故用子聲爲商。

蕤賓徵爲應鐘徵。正聲長非應鐘三分去一爲徵之次。故用子聲爲徵。

無射變宮爲中管黃鐘宮。

論今之南北曲本于宋之燕樂

或問於培曰。還宮之法。既有八十四調。而近世所傳曲譜。北曲宮調凡十有七。南曲宮調凡十有三。多寡若是其不同。何也。答曰。宋燕樂獨以夾鐘爲律本。收四聲。曰宮。曰商。曰羽。曰閏。閏爲角。其正角聲、變聲、徵聲皆不收。閏者角之子聲。不收者。不用以爲曲也。此夾鐘收四聲之略也。其宮聲七調。曰正宮。（鐘宮。黃呂宮。）曰高宮。（大呂宮。）曰中呂宮。（夾鐘宮。）曰道宮。（仲呂宮。）曰南呂宮。（林鐘宮。）曰仙呂宮。（夷則宮。）曰黃鐘宮。（無射宮。）此七調皆生于黃鐘。黃鐘之均。以黃鐘爲宮聲。故宮聲之調。皆生于黃鐘也。商聲七調。曰大石調。（太簇商。）曰高大石調。（夾鐘商。）曰雙調。（仲呂商。）曰小石調。（林鐘商。）曰揭指調。（南呂商。俗譌爲歇指調。）曰商調。（無射商。）曰越調。（黃鐘商。）此七調皆生于太簇。黃鐘之均。以太簇爲商聲。故商聲之調。皆生于太簇也。羽聲七調。曰般涉調。（南呂羽。）曰高般涉調。（無射羽。）曰中呂調。（黃鐘羽。）曰正平調。（太簇羽。）曰南呂調。（大呂羽。樂髓新經無南呂調之名。呼爲中管中呂調。）曰仙呂調。（仲呂羽。）曰黃鐘調。（林鐘羽。又呼高平調。）此七調皆生于南呂。黃鐘之均。以南呂爲羽聲。故羽聲之調。皆生于南呂也。角聲七調。曰大食調。（應鐘角。）曰高大石角。（黃鐘角。）曰雙角。（夾鐘角。）曰小石角。（仲呂角。）曰揭指角。（蕤賓角。）曰商角。（大呂角。又名中管高大石角。）曰越角。（太簇角。）此七調皆生于應鐘。應鐘之均。以應鐘爲角聲。故角聲之調。皆生于應鐘也。此其四聲二十八調之略也。今之南北曲。率本于此。但體製稍有不同。而宮調未始有異。其不及二十八調之數者。則以殘缺失傳故也。至八十四調。乃十二律之全聲。古人原未嘗盡取以爲曲調爾。十二律中。宋人燕樂獨取夾鐘爲律本。何也。答曰。十二律兼四清聲爲十六聲。惟夾鐘爲最清。（就十二律論之。應鐘聲最清。加四清聲校之。則惟夾鐘爲最清。）故通考譏爲靡靡之音。則燕樂以夾

鐘爲律本者。亦取其聲之悅耳而已。然培嘗取姜堯章自製詞旁譜。照其工尺歌之。被于管弦。其腔猶有雅淡之意。不甚悅時人耳。則今之崑腔更爲靡靡已。朱子曰。大抵古樂多淡。十二律之外。又有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四淸聲雜于正聲之間。樂都可聽。此數言。可以證燕樂取夾鐘爲律本之意矣。或又問曰。律本二字。殊爲難解。何以謂之律本。可得聞乎。答曰。律本見前漢志。晉志。謂黃鐘爲諸律之本也。然十二律皆可爲律本。故凡製腔之始。與奏樂之時。必用管色以定字眼。蓋十二律字眼旋宮各自不同。故也。今人度曲。必先吹笛以定其工尺。古人亦是如此。以夾鐘爲律本者。以緊五爲夾鐘之淸聲。而曲之腔。樂器之字眼。皆從五字調而生也。今世樂工相傳正宮以下七調。正宋人夾鐘爲律本之遺法。

六十調起調畢曲之圖

黃鐘宮（正宮）　無射商（商調）　夷則角　仲呂徵　夾鐘羽（中呂調）

右五調。並用黃鐘起調。黃鐘畢曲。黃鐘宮正律用合字。餘四調變半用六字。姜夔越九歌雲蒼涼一首凡四疊。自注。無射商、越調起調畢曲並用黃淸。同此可證。但無射商古名商調。今曰越調。未詳。

大呂宮（高宮）　應鐘商　南呂角　㯳賓徵　姑洗羽

右五調。並用大呂起調。大呂畢曲。大呂宮正律用下四。餘四調半律用下五字。

太簇宮　黃鐘商（越調）　無射角　林鐘徵　仲呂羽（仙呂調）

右五調。並用太簇起調。太簇畢曲。太、黃兩調正律用四字。餘三調變半用五字。姜夔淒其我思一曲兩

疊。自注。側商調、黃鐘商並用太簇畢曲。同此。但用應鐘起調小異。培有說載後。

夾鐘宮。中呂宮。　大呂商。　林鐘角。大食角。　夷則徵。　蕤賓羽。

右五調。並用夾鐘起調。夾鐘畢曲。夾、大兩調正律用下一。餘三調半律用上五。姜夔登崇丘一曲四疊。自注。夾鐘宮用夾鐘畢曲。林鐘起調。與此小異。故曰吳調也。白石揚州慢詞、長亭怨詞。並自注中呂宮兩結旁譜皆作ㄛ。此卽下一也。同此可證。

姑洗宮。　太簇商。大石調。　黃鐘角。高大食角。　南呂徵。　林鐘羽。黃鐘調又名高平調。

右五調。並用姑洗起調。姑洗畢曲。姑、太、黃三調正律用一字。餘兩調半律。古無清聲。近世有高亿。當姑洗半律。姜夔鞭臥龍一曲凡五疊。自注。高平調、林鐘羽皆用姑洗起調畢曲。同此可證。

仲呂宮。道宮。　夾鐘商。高大石調。　大呂角。商角。　無射徵。　夷則羽。

右五調。並用仲呂起調。仲呂畢曲。仲、夾、大三調正律用上字。餘兩調半律。古無清聲。姜夔玉副笄曲凡四疊。自注。蜀側調、夷則羽皆用仲呂起調畢曲。然則無清聲者亦可用正律也。但當比正律稍高。始協。

蕤賓宮。　姑洗商。　太簇角。越角。　應鐘徵。　南呂羽。般涉調。

右五調。並用蕤賓起調。蕤賓畢曲。蕤、姑、太三調正律用勾字。今無勾字。當用高仜。餘兩調半律。古無清聲。

林鐘宮。南呂宮。　仲呂商。雙調。　夾鐘角。雙角。　黃鐘徵。　無射羽。高般涉調。

右五調並用林鐘起調林鐘畢曲林黃兩調正律用尺字餘三調半律古無清聲近世有高伬近林鐘半律姜夔海雲碧曲三疊自注雙調用林鐘起調而用仲呂畢曲與此微異

夷則宮（仙呂宮）　黃㸌商　姑洗角　大呂徵　應鐘羽

右五調並用夷則起調夷則畢曲夷㸌姑大四調正律用下工姜夔暗香疎影兩詞自注仙呂宮兩結旁譜並作ㄛ即低工也低工古謂之下工同此可證餘一調古無清聲近世有高仜近夷則半律南呂宮　林鐘商（小石調）　仲呂角（小石角）　太簇徵　黃鐘羽（中呂調）

右五調並用南呂起調南呂畢曲南林太黃四調正律用工字仲呂角是南呂半律古無清聲無射宮（黃鐘宮）　夷則商　黃㸌角（揭指角）　夾鐘徵　大呂羽（南呂調又名中管中呂調）

右五調並用無射起調無射畢曲皆正律用下凡姜夔民荼嬴曲四疊自注古平調無射宮又愛予親曲三疊自注中管般瞻調大呂羽並用無射起調畢曲同此可證般瞻即般涉龜玆人白蘇祇婆語猶華言羽音也培按樂髓新經應鐘羽爲中管高般涉調今姜詞自注大呂羽而又曰中管般瞻者疑其兼用應鐘羽聲故又姜惜紅衣詞自注無射宮起韻兩結旁譜俱作ㄙ八即下凡ㄛ之疑即四字所謂寄殺也

應鐘宮　南呂商（揭指訣）　林鐘角　姑洗徵　太簇羽（正平調）

右五調並用應鐘起調應鐘畢曲皆正律用凡字姜夔師環城曲二疊自注中管商調南呂商用應鐘

畢曲。但以夷則起調與此異。按樂髓新經。黃鍾爲中管商調。今姜詞自注南呂商而又曰中管商調者。疑其兼用黃鍾商也。

右圖本之周禮。淮南子。禮記鄭注。孔氏正義。參以律呂新書。唐宋史樂志。三通等書。會通其義。括爲斯圖。又采姜夔越九歌旁譜。以爲雅樂工尺之證。又取惜紅衣。暗香。疎影三詞旁譜。以爲俗樂工尺之證。雖世遠音亡。不能盡通其奧。而音樂之矩度。大略具於此。

二十八調住字之圖

正宮。合字住。六字住。清

中呂宮。下一住。清上五住。白石揚州慢。長亭怨二曲正同。

南呂宮。尺字住。

黃鐘宮。上無射宮。用下凡住。白石惜紅衣詞同此。以七宮其起調畢曲之字。並與各宮住字同。下一住。清五字住。

高大石調。尺字住。起畢上字。

小石調。畢工字住。起畢六字。白石霓裳序中第一兩商調。下凡住。起結旁譜作ㄐㄐ。即下凡下凡也。同此可證。

般涉調。工字住。起畢勾。即今高仩。

中呂調。六字住。起畢。亦用六字。

高宮。下四住。

道宮。上字住。

仙呂宮。下工住。白石暗香二曲同此。

大石調。下四住。清下五起畢一字。

雙調。上字住。起畢尺字。

揭指調。畢凡字。工字住。起

越調。六字住。起畢四字。白石石湖仙詞兩結旁譜作ㄔㄐ。即六字住。兼上四畢曲也。

高般涉調。畢尺字。下凡住。起

正平調。下四住。清五字住。起畢凡字。

南呂調。下四住。清下五住。起畢下凡。
黃鐘調。尺字住。起畢一字。
高大食角。六字住。起畢下一。
小石角。上字住。起畢工字。
商角。下五住。起畢上字。

仙呂調。上字住。起畢下四。清五字。
大食調。凡字住。起畢下一。
雙角。上五住。起畢尺字。
揭指角。勾字住。今當用高仕。起畢下凡。
越角。五字住。起畢勾字。今用高仕。

姜堯章曰。十二宮所住字各不同。不容相犯。凡曲言犯者。如道調宮上字住。雙調亦上字住。故道調曲中犯雙調。或於雙調曲中犯道調也。培因摘二十八調住字圖之于右。並註起調畢曲字于旁。而八十四聲可類推矣。二十八調中。止七宮聲起調畢曲住字皆相同。中呂一調亦相同。餘二十調。則起調畢曲字與住字各異。後見沈存中補筆談所載燕樂二十八調殺聲正與此圖同。惟高平小食角用一字。般涉用四字。歟指角用尺字。小異。乃後人剏劖之譌。

論起調畢曲與十二宮住字不同

或問於培曰。先儒謂起調者。曲之起聲一字也。畢曲者。曲之收聲一字也。子所撰圖。詳哉其言之矣。然畢之義。與住無殊。而白石所云十二宮住字。與六十調畢曲之字。又多不同。其故何也。答曰。如黃鐘宮調曲中七音贊助之處。以黃鐘爲宮聲。故名黃鐘宮。若無射商調。則以黃鐘爲商聲。故名無射商。夷則角則以黃鐘爲角。仲呂徵則以黃鐘爲徵。夾鐘羽則以黃鐘爲羽。此五調乃黃鐘之五聲。故皆用黃鐘起調畢曲

也餘調倣此然此五律各自不同若不以各宮住字兼用而區別之則此無射商四調竟似黃鐘宮一調矣故每一調有起調畢曲之字又有十二宮住字以別之斯一曲之中七音相宣綺交脈注條理粲然不亂杜氏所以有錦繡文章之喻也（通典解十二調文之以五聲云文之者以調五聲使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此言最善比喻）故起調畢曲者曲之綱而十二律住字者曲之目也古之人明乎此故推之可至於百四十四律變化終于千八百聲（萬寶常）後人昧此則條理棼然宮商姦亂不自知爲何宮何調亦並不成其爲宮調也矣

論姜堯章詞起調畢曲住字之不同

又問起調畢曲住字之有關於鐘律如此而白石旁譜校此往往又有出入若似乎不拘拘於此者何也答曰音律之微千變萬化不明其不變者則變者不可得而知也六十起調畢曲十二宮住字此古人所示一定規矩所謂不變者也明乎此然後正旁偏側推而用之可至于千八百聲而無窮馬融之反商下徵白石之側商側犯皆此理之彰彰可證者故旁譜出入正白石精于音律處豈可與不知樂者同年語哉使但知規矩方員而不明方員大小之隨時變易不過終于八十四聲而止矣彼逸調出乎八十四聲外者又將何以知之耶

論半聲變律

黃鐘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鐘而下則有半聲大、太一半聲夾、姑二半聲蕤、林四半聲夷、南五半聲無、應六半聲仲呂爲十二律之窮三半聲蕤賓而下則有變律蕤一變律大二變律夷三變律夾四變

律無五變律仲六變律皆有空積忽徵不得其正故黃鐘爲聲氣之元

論四清聲

或問黃大太夾四律皆有半律故設四清聲餘律皆有半律而無清聲何也曰凡律或倍或半或四分一止是此聲故皆清濁相應惟黃大太夾管極長聲極濁若非清聲則八律還宮所加四律必不爲所役此四清聲所以設也右二則先哲論之已詳此摘其要略以備覽

論樂無角徵兩調之故

九宮各譜引騷隱居士之說曰宮商羽各有調而角徵獨無之皆不可曉培謂此等道理豈眞無可考究但後人論詞曲者只知于詞曲求之而不能博考諸經史故其所見如扣槃摸象然如今北九宮有商角即大呂之角聲何謂無角調乎但要識此角之閏聲非正角耳至於無徵調之理請備論焉朱子大全集有一條問溫公言本朝無徵音朱子答曰不特本朝從來無那徵不特徵無角亦無之（培按周禮大司樂之太簇爲角方丘奏之大呂爲角宗廟奏之是古有角調也朱子偶忘之耳）然只是太常樂無那宴樂依舊有（宋史進士彭汝礪進樂書言本朝以火德王而羽音不禁徵調尚缺朝廷從之命太常教坊同補爲之故朱子云依舊有也）這個也只是無徵調不是無徵音（此兩句豁然）如今人曲子（即今詩餘）所謂黃鐘宮大呂羽這便是調謂如頭一聲是宮聲尾後一聲亦是宮聲這便是宮調若是其中接拍處那五音依舊都用不只是全用宮如說無徵便只是頭聲與尾聲不是徵（此一段眞說得明白暢達）這卻不知是如何其中有個甚麼欠缺處所以做那徵不成徵宗嘗令人硬去做後來做得成卻只是頭一聲是徵尾後一聲依舊不是依

舊走了。此數句見朱子審音之精。不知是如何。每句兼用黃鐘均。故走了。平日也不曾去理會。這須樂家辨得聲音底方理會得。此見朱子虛心處。疑處。後培讀姜夔徵招自序。乃知徵爲去母調。與二變之調。咸非流美。故古人不用爾。蔡元定謂二變不可爲調。鄭世子又謂可爲調。是皆未明其聲之不美耳。今錄姜序於此。而略註釋其義。庶覽者可以得之。序云。徵招、角招者。政和間大晟府嘗製數十曲。音節駁矣。余嘗考唐田畸聲律要訣云。徵與二變之調。咸非流美。故自古少徵調曲也。徵爲去母調。如黃鐘之徵。以黃鐘爲母。不用黃鐘乃諧。故隋、唐舊譜不用母聲。琴家無媒調。商調之類。亦皆其母絃而不用。其說詳于余所作琴書。惜此書不傳。然黃鐘以林鐘爲徵。言黃鐘之均。以下生林鐘爲徵。當用尺字兼用合字方是。黃鐘爲林鐘之母也。若言每把住聲處用尺字也。若不用黃鐘聲。言如不用合字。便自成林鐘宮矣。黃鐘以林鐘爲徵。下生林鐘爲徵。是黃鐘爲林鐘之母也。若不兼用合字。便全是林鐘宮。非復黃鐘之徵矣。豈非去母調乎。隋、唐舊譜正犯此病。故大晟府徵調兼母聲。欲矯隋、唐舊譜之失。一句似黃鐘均。一句似林鐘均。所以當時有落韻之語。此教坊大使丁仙現對蔡京之說。見避暑錄話。予嘗使人吹而聽之。寄君聲于臣民事物之中。清者高亢。不重黃鐘。故濁者下遺。此大晟欲矯舊譜之失。而不悟其失。愈甚也。蓋音之精

其音亦自合工尺也古今來少徵調之故恍然特少角調姜夔發明增減變之流美而不敢正角故朱子謂無角調耳此一曲予昔所製因舊曲正宮齊天樂慢前兩拍乃是徵調故足成之雖兼用母聲較大晟曲爲無病矣此曲依晉史名曰黃鐘下徵調角招曰黃鐘清角調古樂府有下徵調沈約宋書曰下徵調法黃鐘爲宮南呂爲商林鐘本正聲黃鐘之徵變謂之下徵調馬融長笛賦曰反商下徵每名異李善注云南呂本黃鐘之羽變爲下徵之商皆以黃鐘爲主而已培按林鐘宮以太簇爲徵下生南呂爲商今黃鐘宮不以南呂爲羽而反以南呂爲商故曰下徵調也然必以黃鐘爲主若不以黃鐘爲主則是林鐘宮矣觀此知白石所製徵招亦以南呂爲商也蓋下徵之調又在八十四聲之外所謂逸調之變其出無窮音之道徵乎徵乎清角者黃鐘宮以姑洗爲角今用其閏聲不用正聲故謂之清角

補徵調

葉少蘊避暑錄話崇寧初大樂闕徵調有獻議請補者併以命教坊宴樂同爲之大使丁仙現云音已久亡非樂工所能爲知音如仙現亦不明無徵調之故此理若非白石自序則後世無緣知之矣不可以意妄增徒爲後人笑蔡京不聽屢使度曲皆辭不能以一樂工而能不屈意迎合宰相仙現亦非常工可比遂使他工爲之踰旬獻數曲即今黃河清之類而終聲不諧末音寄殺他調京不通音律但果于必爲大喜亟召衆工按試尚書少庭使仙現在旁聽之樂闋京有得色問仙現何如仙現環顧坐中曰曲甚好只是落韻坐客不覺失笑落韻即落腔白石所云一句似黃鐘均一句似林鐘均也

香研居詞麈卷二

論變宮變徵

蔡元定曰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于宮故謂之變宮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淮南子云姑洗生應鐘應鐘生蕤賓不比于正音故爲繆所以濟五音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爲調或問何以謂之相去一律二律答曰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此十二律之序也如黃鐘宮以太簇爲商黃太之間只隔大呂一陰律以姑洗爲角太姑之間只隔夾鐘一陰律以林鐘爲徵以南呂爲羽中間只隔夷則一陽律此所謂相去一律也至如姑洗角林鐘徵之間卻隔仲呂蕤賓兩律南呂羽黃鐘宮之間卻隔無射應鐘兩律此所謂相去二律也故于二律之中取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以和之此音律至妙至妙之處也宋陳暘樂書深排二變之說蓋由未達此理耳

論高指聲

姜堯章湘月詞自注卽念奴嬌高指聲于雙調中吹之隔指亦謂之過腔見晁無咎集凡能吹竹者便能過腔也後人多不解高指過腔之義培思索久之而後悟其說蓋念奴嬌本大石調卽太簇商雙調爲仲呂商律雖異而同是商音故其腔可過太簇當用四字仲呂當用上字今姜詞不用四字住而用上字住

簫管四、上字中間只隔一孔。笛四、上字兩孔相聯。只在隔指之間。又此兩調畢曲。當用一字尺字。亦在隔指之間。故曰隔指聲也。能吹竹便能過腔。正此之謂。所以欲過腔者。必緣起韻及兩結字眼用四字不諧。配以上字。聲方諧婉。故不得不過耳。余思得其義。甚覺快然。遂記之以質世之知音者。

論側商調

姜堯章琴曲自序曰。側商之調久亡。唐人詩云。側商調裏唱伊州。余以此語尋之。伊州大食調。黃鐘律法之商。乃以慢角轉絃。取變宮變徵散聲。此調甚流美也。蓋慢角乃黃鐘之正。側商乃黃鐘之側。他言側者皆同此。此一段甚深難解。培觀姜越相側商調一曲。始略悟其旨。蓋大食調爲應鐘角、黃鐘商。乃黃鐘之正聲。當用太簇起調畢曲。今姜此詞用太簇畢曲。而用應鐘起調。曲中多取應鐘角爲變宮變徵之聲。非黃鐘商之正。故曰側商耳。側弄、側楚、側蜀。皆是此義。

論樂不可以一律配一字

元豐間。楊傑言。大樂之失。或詠一言。而濫及數律。或章句已闋。而樂音未終。所謂歌不永言也。請節其繁聲。以一律歌一言。此論甚紕繆。姜夔言。大樂知以七律爲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正闢楊說也。善夫朱子之言曰。古樂有唱有和。唱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趣。觀此則知以一聲叶一字非樂。煩手淫聲亦非樂也。鄭世子云。今樂家亦有折聲上生四位。掣聲下隔二宮。反聲宮閏相頂。丁聲上下相同之說。若止以一聲配一字。何得謂之永言

哉。折、製義見後、反聲、丁聲未解。

論大樂繁聲當刪而燕樂不可刪

假令黃鐘醉花陰（醉花陰即今詩餘南北曲、非大樂、此是借說。）本五句、並換頭止五十二字、起調當用黃清六、今樂家乃先用六、五、凡、工爲襯聲、然後用中呂上字起調、以律推之、乃是黃鐘清角、非黃鐘宮也。又加襯八十餘字、繁聲太多、音節太密、去古益遠矣。蓋始作此曲者、或四言、或五言、或七言、必有襯字以贊助之、通爲五十二字。後人撰詞、並其襯字亦用詞填實、工師不知、於定腔五十二字之外、又加襯字至八十餘、皆淫哇之聲也。必刪去始爲近古。培按繁聲唐、宋人謂之纏聲、太眞傳明皇吹玉笛、遍其聲以媚之、卽纏聲多也。今人譜工尺、多用贈板音、方旖旎悅耳、卽淫哇之謂。古靡靡之音也。善乎稗編之言曰、今樂與古樂同者、器也、律也、其不同者、其製詞有邪正敬慢也、度曲之節有繁簡嚴媚濃淡也、用其所同、而去其所不同、使其詞一歸于正、其曲淡而不豔、其節稀而不密、則古樂豈外是哉。白樂天詩云、正始之音其若何、朱絃疎越清廟歌、一彈一唱再三歎、曲淡節稀聲不多、蓋有以識此矣。雖然、培謂大樂則當去其繁聲、若燕樂如今之曲子、但去其邪慢之詞便足、不必盡以此例之也。劉貢父詩話云、近世樂府爲繁聲、加重疊謂之纏聲、促數尤甚、固不容一唱三歎也。胡安定先生許太學諸生鼓琴吹簫、及以方響代編磬、所奏惟鹿鳴、采蘋數章、故稍蔓延、邇鄰衞聲或問之曰、無他、直纏聲鹿鳴、采蘋耳。蓋太學所習雖宜雅淡、然究非郊廟比、故不妨稍存纏聲、以活潑性情、況燕樂乎。此正胡先生通達人情處也。或又問曰、所云上字起調、便是黃鐘清角、

非復黃鐘宮。何也。答曰。五、六、凡、工、尺、上、乙、四、合。此九字一定次序也。六者黃鐘清聲。今從六、五、凡、工轉至上。共五個字。而律之序黃、大、太、夾、姑共五律。是此曲以中呂上字配爲角也。黃鐘宮以姑洗爲角。故曰是黃鐘之清角也。如用合字起調。始是黃鐘宮耳。今之樂工。絕不知此理。又何怪乎倚聲家都不問音律爲何物。而儒者之論樂同于影響耶。

論鄭世子一詩十二律皆可叶之說不可施於詞曲

鄭世子載堉謂凡曲無一定之調。一詩而十七宮調皆可更迭奏之。又云。古人隨月用律。以其詩章首一言。用其月之律譜之。次視平仄高下而以均內七聲贊助成曲。末復歸于本律。斯爲協律。非謂章首一字。必屬某律。不可移易也。由是言之。詩首一字。十二律皆可協矣。培按。此論郊廟雅樂則可。欲以施之詞曲則繆甚。何以言之。唐樂志。開元禮。圜丘樂章。降神用豫和。圜鐘宮三成。黃鐘角一成。太簇徵一成。姑洗羽一成。凡六變。而其辭四字八句皆同。又宋史樂志。郊祀山陵皆有導引。共數十曲。率因事隨時。定所屬宮調。以律和之。此二條。卽世子之說也。故曰以論郊廟雅樂則可。然考宋制。南郊樂其宮圜鐘（卽夾鐘之別名）明堂樂其宮夾鐘。夾鐘生於房、心之氣。實爲天帝之堂。故爲天宮。祭地示其宮函鐘（卽林鐘之別名）林鐘生于未之氣。未爲坤位。實在東井、鬼、輿之外。故爲地宮。饗宗廟其宮用黃鐘。黃鐘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故爲人宮。此三者。各用其聲類求之。則郊廟之樂。亦有一定之宮調。各有精義。不容移易。而不必盡如世子之說矣。至于詩餘、南北曲。卽宋、金、元之燕樂。源於國風。與郊廟之樂源於雅頌者。其製度音調。本自不同。其曲

至爲繁多。欲奏某律。卽有某律之調在。不用東移西湊。故以曲牌名細區別之。原不欲其通融出入耳。蓋文章之道。其體愈卑。則其法愈密。此天地間自然之理。不獨詞曲爲然。若念奴嬌本大石調。又轉入道調、雙調。此亦如湘月隔指過腔之例。蓋亦無多。乃精音律者偶爾變通之事。不必如世子所云也。王安石言。先有詞而後以律度爲曲。是聲依永。若先定律而後以詞填實之。則是永依聲也。張橫渠先生曰。古樂決非先製腔。此二說者。皆不可以論燕樂也。紹興四年。國子丞王普上言。本朝雅樂。皆先製樂章。崇寧以後。乃先製譜而後命詞。於是詞律不相諧協。與俗樂無異。乞復用古製。觀此。知雅樂燕樂之分矣。

論逸調

沈括言。友人家有一琵琶。置之虛室。以管色奏雙調。琵琶絃輒有聲應之。奏他調則不應。寶之以爲異物。殊不知此乃常理。二十八調但有聲同者卽應。若偏二十八調而不應。則是逸調也。逸調至多。偶在二十八調中。人見其應。則以爲怪。此常理耳。此聲學至要至妙處也。今人不知此理。故不能極天地至和之聲。世之樂工。絃上音調。尙不能知。何暇及此。培按。國史纂異載。洛陽僧房中磬子夜輒自鳴。僧懼而成疾。樂工曹紹夔鏾磬數處。其聲遂絕。僧問所以。夔云。此磬與齋鐘律合。故擊彼此應。僧大喜。疾遂愈。此亦虛室琵琶自應之類。若近世俗工奏樂。從未見有樂器自應之者。蓋緣其音調乖戾。全不合律。故耳。吾家密之先生曰。和琴瑟者。分門內外。外彈仙翁。則內位亦動。如定三絃子爲梅花調。以小紙每絃貼之。吹笛中梅花調一字。此絃之紙亦動。師夔鏾磬不應。猶之茂先知銅山崩也。聲音之和。足感異類。豈誣也哉。

論筆談十五聲與白石不異

沈括云十二律並清宮當有十六聲今之燕樂止有十五聲蓋今樂高于古樂二律以下大晟樂用魏漢津指律故高二律以下故無正黃鐘聲只以合字當大呂猶差高當在大呂太簇之間下四字近太簇高四字近夾鐘下一字近姑洗高一字近中呂上字近蕤賓勾字近林鐘尺字近夷則工字近南呂高工字近無射六字近應鐘凡字爲黃鐘清高凡字爲大呂清下五字爲太簇清高五字爲夾鐘清高緊五即法雖如此然諸調殺聲不能盡歸本律故有偏殺側殺寄殺元殺之類雖與古法不同推之亦皆有理知音類能言之此不備載培按沈所云十五聲蓋以私意推之謂其聲如此當以合字當大呂下四近太簇云爾非當時樂工以下四爲太簇高四爲夾鐘也故與白石歌曲所載譜不同非姜譜譌誤也沈所謂殺者即十二律之各有住字也如中呂當用上字住之類住者殺也所云諸調殺聲不能盡歸本律者如中呂不獨歸上字住而兼用他字殺也余嘗怪今人唱曲不明宮調之理其住聲不能盡歸本律由沈言推之則自宋已然緣燕樂取其悅耳不比雅樂古淡則其住聲勢不能用一字必兼用他字方流麗旖旎此理之自然非人所能強也但不可如今樂工全不知宮調一味隨意亂殺耳

論宋時燕樂亦不一

括又言今教坊燕樂比律高二均弱合字比太簇微下卻以凡字當宮聲比宮之清宮微高外方樂尤無法又高教坊一均以來惟北狄比教坊樂下二均大凡北人衣冠文物多用唐俗此樂疑亦唐之遺聲也

按此則南宋時民間樂已與教坊不同。駸駸欲近於今日之崑腔矣。

論近世彈琴不以管色定絃之繆

朱子沈括皆言調琴須先用管色合字定宮絃。然後以宮絃下生徵。徵絃上生商。終于少商。凡下生者隔二絃。上生者隔一弦。取之以次。徧合諸聲。五聲既正。然後不用管。只以琴之五聲爲準。而他樂皆取正焉。培按古人奏樂。仍須以金石爲準。商頌依我磬聲是也。京房謂竹音不可定律。故造爲律準。然準法不傳。後世定絃。莫尚於管矣。近世彈琴苟簡。徒知布爪取聲之巧。相傳調絃有得道仙翁自在輕開月朗風清流水高山十六字。又有定當達理定兩段。已非古法。近人併此法不用。只知彈仙翁兩字。安能得宮商之正。

論宋行在譜

朱子言張鉉在行在錄得譜子。大凡壓入音律。只以首尾二字。章首一字是某調。章尾卽以某調終之。如關雎關字合作無射調。結尾亦作無射聲應之。葛覃葛字合作黃鐘調。結尾亦作黃鐘聲應之。如七月流火三章皆七字起。七字則是淸聲調。亦以淸聲結之。如五月斯螽動股二之日鑿冰沖沖五字。鑿字皆是濁聲。黃鐘調。末以濁聲結之。培按此北宋大樂配字之法也。然實未盡善。姜夔進大樂議言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淸。奏之多不諧協。正指舊譜專以淸濁配字之失也。至于詞曲若依此法。則更疎矣。然則其法當如何始能諧協。曰。當先定其宮調。當用何管色。當思何字殺。而

歸重于起韻兩結。其中之清濁高下。若轉圜然。有一定之理。而無一定之音也。如凿以平入配重濁。上去配輕清。則聲律之理亦淺甚矣。而何古今來知音者之不數數耶。其說詳余所撰宮調發揮。覽者熟復之而有進焉。則不獨有助於區區之詞曲而已。

論九宮譜之名之誤

或問十二律還相爲宮。是樂有十二宮也。今南北曲譜相傳名爲九宮譜。何居。答曰。樂有十二宮、二十四宮。又有七宮、六宮。獨無所謂九宮者。今南北曲譜名爲九宮譜。蓋相沿之誤也。何以言之。宮者宮聲之調也。十二均各有其宮聲之調。故謂之宮調。其商、角、徵、羽四聲別之曰調。尊宮聲也。其實宮亦調也。此所謂十二宮也。十二宮各有變宮一調。合之是二十四宮也。此皆樂之全聲。古人原未嘗盡取以爲曲調。姑置勿論。若宋人燕樂。只得四七二十八調。其宮聲之調。不過七宮而已。（正宮、高宮、中呂宮、道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鐘宮。）今之南北曲譜。本于宋元。實止六宮。故輟耕錄云。北曲凡六宮十三調。今北曲譜又缺揭指宮角三調。僅存六宮十一調。南曲譜又缺道宮。不過五宮八調而已。余故曰。以九宮名譜。相沿之誤也。樂髓新經論律呂相生。有五太七政六甲九宮之說。此指太一九宮之宮。以配七政六甲。非宮調之宮也。或借此以名譜。庶幾其可。然而南北曲之從無九宮。則填詞家不可不知也。王元美藝苑卮言載何元朗之說曰。北曲以九宮統之。九宮之外。別有道宮。一似輟耕錄俱未見者。如元朗言。是北曲有十宮矣。尤可笑也。

論南九宮譜之誤

今南九宮譜較北譜缺道宮。多羽調。多仙呂入雙調。有中呂、仙呂、南呂三宮。而無中呂、仙呂、南呂三調。此編譜者不識宮商之理。誤以中呂三調。合之中呂三宮。故少此三調也。不知宮是宮音。此三調乃是羽音。相去逕庭。如何合得。且中呂三調皆羽音。而律各不同。中呂調卽黃鐘羽。南呂調卽大呂羽。仙呂調卽仲呂羽也。東山釣叟南曲譜乃無中呂三調。反混列羽調一卷。何耶。此南九宮譜之誤也。

論九宮合譜之誤

從來南北曲譜。未有如九宮合譜之善者。然其紕繆正復不少。如南曲之仙呂入雙調。本之琵琶記。卽古之犯調也。蓋仙呂調爲中呂羽。雙調爲中呂商。此兩調皆當用上字住。故仙呂調可入雙調。若認爲仙呂宮入雙調則誤。仙呂宮乃夷則宮。當用低工字住。住字不同。則不容相犯。九宮合譜不明此理。改爲仙呂入雙角。繆之甚矣。不知雙角乃夾鐘角。當用高五字住。仙呂宮、仙呂調皆不能入也。嗟乎。此特宮調之規矩。聲音之淺事。而自有明以來。倚聲家鮮有能知之者。而況樂律之精微乎。

犯調不始于南北曲。宋詞已先有之。如蘭陵王本越調。聲犯正宮。淒涼犯本仙呂調。而犯商調之類。其義詳見白石道人歌曲。又如江月晃重山、八音諧諸曲。亦採數調合成。而不註曰犯者。以採自本宮。原不相凌犯故也。九宮合譜謂犯字之義實屬何居。而更名曰集曲。大非。又言唐、宋詩餘無相犯者。妃青媲白。創于後人。何見之不廣也。

九宮合譜合南北曲所存燕樂二十三調諸牌名。審其聲音。以配十有二月。此正古人隨月用律之義。然

按其所配。無一月不差謬者。則以不辨宮商。不明律呂之過也。如仙呂宮乃夷則之宮聲。乃不用之七月。而以配正月。此誤會誠齋元宵用仙呂宮之說培有辨載後。大石調爲太簇商。何以配三月。而不用之正月乎。至於閏月用仙呂入雙角。尤爲不倫。蓋天下事明其理。則粲然綱舉目張。雖繁無不紊。不明其理。必至揣影尋聲。附會而不通。匪獨樂律爲然。閏月用律。當各隨其月也。

論樂之和與不和

周密癸辛雜識云。嘗聞梨園舊樂工言。凡大燕集。樂初作。必先奏引子。如大石調引子。則自始至終。凡絲竹歌舞。皆爲大石調。直至別奏引子。方隨以改爲耳。又云。凡燕集初作。或用上字煞。或用工字煞。必須衆樂皆然。是謂諧和。或有一時煞尾參差不齊。則謂之不和。必有口舌不樂等事。前後驗之。無不然者。以此推之。則樂之關乎治亂爲不誣矣。按今人奏樂多犯此病。一折之中。數宮雜見。實始於高則誠琵琶記。後人無識。往往效尤。不知音樂所大忌也。則誠才大不易及。惟此是其短處。北西廂便無此病。

論沈括筆談之誤

沈存中筆談頗留心律呂。然亦有未達處。如疑中管仙呂調乃是蕤賓聲。又言。今中呂宮卻是古之夾鐘宮。南呂宮乃是林鐘宮。雖國工亦莫知其所因。不知宋制雅俗調名各異。雅樂蕤賓羽。即俗樂中管仙呂調。雅樂夾鐘宮、林鐘宮。即俗樂中呂宮、南呂宮也。沈以此爲疑。則亦未明夫旋宮之理矣。

論鄭世子起調畢曲之說不可施于詞曲

鄭世子云。凡係黃鐘起調畢曲者。中間句句落腳之處。只可用黃用林。凡係林鐘起調畢曲者。中間句句落腳之處。只可用林用黃。用太蓋黃生林而林生太。上下相生。脈絡貫通故也。若用他律。則轉調矣。培按。此說本于冷謙啓敬所撰樂譜。蓋郊廟之雅樂。若燕樂正不必如此。嘗考之姜夔歌曲。其所自譜工尺。殊不若是之拘。則今人度曲。一以聲之高下相比而成。未必非唐、宋之遺法。但不合起結不知音律。亂入他調耳。此最今日樂工大病。

紫霞翁論工尺

楊纘。字繼翁。號紫霞翁。寧宗楊后兄次山之孫。周草窗言翁妙于音律。令人寫譜。雖一字之誤。翁必隨證其非。余叩之曰。五、凡、工、尺。有何義理。而能暗記如此。既未按管色。又安知其誤耶。翁曰。君特未深究此事耳。其間義理之妙。又有甚于文章者。不然。安能強記之乎。培按。字之高下相宣。而以工、尺之高下配之。此音律中最淺近事。非難知也。然曲師中吾僅見一兩人曉此。足見今人之墨墨矣。

論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

宋仁宗洞曉音律。觀所著樂髓新經。迺非當時議樂諸臣所及。嘗語張文定、宋景文曰。孟子可謂知樂矣。今樂猶古樂。（國百詩徵君讀作歡樂之樂。謂作音樂之樂。與田獵不倫。不知古人君舟行有雲吹。武事有騶吹。正與論樂相關。）又曰。自排偏以前。聲音不相侵亂。樂之正也。自入破之後。侵亂矣。至此鄭、衞也。時又有教坊樂工謂劉几所奏樂純清而不濁。乃鄭、衞之音。培謂此工煞知音。几弗如也。

宋李照、阮逸改鑄鐘磬。蜀人房庶深非之。著樂書補亡三卷。論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大略謂上古世質。器與聲樸。後世稍變焉。金石、鐘磬也。後世易之爲方響。絲竹、琴瑟也。變爲箏笛匏笙也。攢之以斗塤、土也。變而爲甌革、麻料也。擊而爲鼓。木、柷敔也。貫之爲板。此八音者。與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鑄鐘鑄磬宮軒爲正樂。而概謂胡部鹵部爲淫聲。殊不知大樂起于椎輪。龍艘生于落葉。其變則然也。雖使後世聖人復生。不能舍杯盂几案而復俎豆菅席之質。然則八音之器。豈異于此哉。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者。豈以其器不古若哉。亦疾其聲之變耳。試使知音者。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其滫濃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則世所謂雅樂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爲淫聲哉。此一段最近理。眞說得痛快。特未可與迂儒語耳。（庶此言當矣。然其所著書又往往自相矛盾。）然不特宋燕樂去古樂不遠。即今劇本亦去古不遠。培幼年見吾鄉祈年報賽。所演皆古傳奇忠孝事。其時風俗淳厚。近二十年來。亂談腔盛行。專取淫穢。支離不通之說。演爲正本。世人多喜觀之。而風俗大壞。則今樂古樂。豈果有異哉。通考言。樂制雖曰屢變。而原未嘗變。宋史言。鄭衞、風雅不異器。斯言也。可謂知樂矣。

混成集

齊東野語云。混成集、脩內司所刊本。巨帙百餘。古今歌詞之譜。靡不備具。只大曲一類。凡數百解。他可知矣。然有譜無詞者居半。霓裳一曲。共三十六段。嘗聞紫霞翁云。幼日隨其祖郡王曲宴禁中。太后令內人歌之。凡用三十人。每番十人奏。音極高妙。翁一日自品象管作數聲。眞有駐雲落木之意。要非人間曲也。

白樸天籟集又有所謂權場譜者惜此二書不傳古調零落後人編輯僅存百一而已

古今樂律通譜

宋王洙王氏談錄云公洞曉音律自能辨聲度曲嘗究今樂與古樂之所由變而總諸器之同歸以籍于譜如言黃鐘某聲則屬絃之某柱按金石之某聲考管之某穴皆衝貫爲表而別之至于胡部諸器亦然雖不知音者可一視而究號曰古今樂律通譜又云今胡部樂乃古之淸商遺音其論甚詳培嘗謂工尺十六字乃三代之遺法古聖人吹律正音卽製有此十六字無俟後人吹灰累黍紛如聚訟觀談錄此條足證余說之不妄衝貫爲表其法甚善余嘗欲倣爲之一洗南北九宮之陋惜世無好事者爲余梓行之而止也

論中管和繆

或問八十四調中如太簇宮爲中管高宮蕤賓商爲中管商調之類何以謂之中管答曰中管云者先正謂其聲在前後二律之閒而與前律同出一孔以之製調音韻重雖強易其名終無所表異視前律爲不逮故古人製曲罕以爲調以其非正音也然謂聲在二律閒則是謂音韻重無所表異則非也旋宮之法窮極豪芒何云無所表異觀万俟咏春草碧詞自注中管高宮則亦未嘗不用爲調矣曰二變何以謂之和繆答曰一曲之中終始只是一音而其中必以五正音爲經二變音爲緯以助之然後成曲非二變則不和故曰和繆也家密之先生曰如醫家繆刺之繆蓋以繆和之取濟耳此言是也

論五聲

宮聲沈厚相大而下。爲君。聲調則國安。亂則荒而危。合口通音謂之宮。其聲雄洪。屬平聲。商聲勁凝明達。上而下。歸于中。爲臣。聲調則刑罰不作。威令行。亂則其官壞。開口吐聲謂之商。音將將然。倉倉然。角聲長而通徹。中平而正。爲民。聲調則四民安。亂則人怨。聲出齒閒謂之角。喔喔確確然。徵聲抑揚流利。從下而上。歸于中。爲事。聲調則百事理。亂則事墮。齒合而脣啓謂之徵。倚倚然。嘽嘽然。羽聲嚶嚶而遠徹。細小而高。爲物。聲調則倉廩實。庶物備。亂則匱竭。齒開脣聚謂之羽。翊翊然。醁醁然。右見樂髓新經。管子言。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聽羽如鳴鳥在樹。聽宮如牛鳴窌中。聽商如離羣羊。聽角如雉登木以鳴。其文古奧不易會。正好與新經參看。

明人劉濂撰樂經元義。謂樂記宮亂則荒其君驕一段。近于誣誕。培謂不然。蓋樂生于人心。非樂不和而致君驕財匱。乃君驕財匱。必形于樂中耳。葉適曰。舜聞律音。在治忽。正恐樂有未諧。則治有未至。既以己致治。復以樂察治。此道之密微。非唐太宗、魏徵所能知也。此論最精。濂之輕斥古書。可謂妄矣。

香研居詞麈卷三

岐伯撰樂

短簫鐃軍中之樂。黃帝時岐伯撰。以建武揚德。風敵勵兵。周官所謂王師大捷。則令軍中凱歌是也。見魏徵隋書樂志。今人但知岐伯著靈素。爲醫家鼻祖耳。古聖人蓋無所不通。

王仁裕論樂

册府元龜。王仁裕初仕晉爲司封郎中。爲文之外。亦曉音律。天福五年八月。宴羣臣于永福殿。樂奏黃鐘。仁裕曰。音不純肅聲不和振。其將有爭者乎。或問之曰。奚以知其然。曰。夫樂有天地辰宿。有軌數形色。有陰陽順逆。有離合隱現。天數五。地數六。六五相合十一月而生黃鐘。黃鐘者同律之主。音之元宮也。子寅卯巳未酉戌謂之羽。子寅辰午未酉亥謂之宮。子丑卯巳未申戌謂之角。子卯辰巳未酉戌謂之商。四者靡靡成章。峻而且厲。鄭衞之音。此之謂也。雖高有所忽徵。中有所缺漏。與夫推歷生律。以律合呂。九六之偶。旋相爲宮。三正生天地之美。七宗固陰陽之序者。於其通人神。宜歲功。生成軌儀之德。紀協長大之算。則精粗異矣。在乎審治亂。察盛衰。原性情。應形兆。則殊塗而同歸也。三正者。一爲天。二爲地。三爲人。七宗者。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角爲木。商爲金。宮爲土。變徵爲日。變宮爲月。徵爲火。羽爲水。誰角、元龜、天豕、井候主乎角。平亢、河鼓、婁聚、輿鬼主乎商。天根、須女、

庖俎、烏喙主乎宮、辰馬、陰虛、旄頭、天都主乎變徵、大火、丘封、天高、烏博主乎變宮、龍尾、玄室、四兵、天倡主乎徵、天津、東壁、參伐轅車主乎羽、角之數六十有四、商之數七十有二、宮之數八十有一、變徵之數五十有六、變宮之數四十有二、徵之數五十有四、羽之數四十有八、極商之數九十、陽之數一百二十有八、陰之數一百一十有二、五音之數畢矣、神無形而有化、處乎聲數之間、故昭之以音、合之以算、音以定主、算以求象、觸于耳而徹于心、由是而知也、夫何疑哉、此一段論樂聲數之理最詳、故錄之、朱子曰、音律只是氣、人亦只是氣、故相關、培謂天地間莫非一氣之流行、得黃鐘爲萬事根本、彼謂樂律無關于治亂吉凶之兆者、其所見亦淺矣、清泰初、范延光餞朝客于折柳亭、樂則于羽而響鐵、獨有宮聲泊將操執、竟不諧和、仁裕訝之曰、今日必有壽張之事、蓋諸音舉羽、獨叩金有宮聲、羽爲水、宮爲土、水土相尅、得無憂乎、俄而筵散、延光墜馬、垂絕復甦、見玉堂閒話、

竇儼知音

丁謂談錄、竇儼爲文宏贍、有集百卷、又善術數、聽音聲而知興廢之末兆、兄儀常鄙其詭怪、不之信、世宗令陶人應二十四氣燒瓦二十四片、各題識其節氣、隔簾敲響、令儼辨之、無一差繆、丁嘗謂竇二郎今之師曠也、

西涼樂

舊唐書樂志、永嘉時、中原喪亂、張軌據有河西、蓋涼人所傳中國舊樂、而雜以羌胡之聲、魏世共隋咸重

之開天傳信記云涼州進新曲明皇奏之便殿曲終諸王皆稱萬歲獨寧王不賀詔詢其故寧王曰夫曲始于宮散于商成于角徵臣見此曲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宮不勝則君單商有餘則臣事僭恐異日臣下有悖亂之事陛下有播越之禍兆于斯曲矣後果有祿山之亂此一段容出附會然其論樂則是也

論中聲

鄭世子曰十二律皆中聲也泠州鳩曰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此之謂也夫何謂中聲耶歌出自然雖高而不至于揭不起雖低而不至咽不出此所謂中聲也程子謂商與角之間角與徵之間爲中聲楊山謂定一中聲而高下轉旋十五字更不外犯乃得何調爲中聲言各有當然皆不若世子之說蓋程子所言乃二變之和聲楊山所云即律本起調畢曲之義惟世子所說乃十二律天地自然之中聲也中聲之上則有半律是爲清聲中聲之下則有倍律是爲濁聲彼謂黃鐘最低其下更無低者應鐘最高其下更無高者不知律呂有倍半之理也嘗以八聲驗之十二正律由濁而清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皆自然也繼以半律黃大太夾雖清可歌至于姑仲則聲益高而揭不起或強揭起非自然矣十二正律由清而濁應無南夷林蕤仲姑夾太大黃皆自然也繼以倍律應無南夷雖濁可歌至于林蕤則聲益低而咽不出或強歌出非自然矣中聲止于十二此非難知之事不待知音衆庶可知也世稱移宮換羽亦非難知之事且以黃鐘之均言之黃鐘爲宮則濁俗呼合字是也而其半律則清俗呼高六是也南呂爲羽則清俗呼工字是也而其半律則濁俗呼低工字是也宮音本濁而移之使清羽音本清而換之使濁則是應鐘之上非無清聲黃鐘之下非無濁聲彼以黃鐘爲最濁者誤矣培按此一則論中聲半律倍律最是

獨斥以黃鐘爲最濁者爲誤。此言則非。蓋前人謂黃鐘爲最濁者。亦就十二律中較之。非其半律倍律論之也。

半律倍律各止於六之圖

半律　從子至巳。律呂皆長。故有半而無倍。倍之則太長。　倍律

巳辰卯寅丑子　亥戌酉申未午

仲姑夾太大黃應無南夷林蕤　仲姑夾太大黃應無南夷林蕤

清聲　從午至亥。律呂皆短。故有倍而無半。半之則太短。　濁聲

清聲濁聲各止於四之圖

半律　半律雖六。而清聲止于四。已上太高。歌聲揭不起。　倍律

陰陽陰陽陰陽陰陽陰陽陰陽

●●夾太大黃應無南夷林蕤仲姑夾太大黃應無南夷●●

清聲　倍律雖六而濁聲止於四已下太低歌聲咽不出　濁聲

培按此兩圖見鄭世子律呂精義不過欲畫出樂器人聲之高低以示人耳乃目前淺易之理無甚深奧然樂家至神至奇之處亦在此

各宮字譜

寅太簇七聲與丑大呂七聲同字譜宮聲同四字商聲同一字角聲同上勾徵聲同工字羽聲同凡字辰姑洗七聲與卯夾鐘七聲同字譜宮聲同一字商聲同上勾徵聲同凡字惟角羽二聲有工尺五六之異酉南呂七聲與申夷則七聲同字譜宮聲同工字商聲同凡字徵聲同一字羽聲同上勾惟角聲有六五之異

右見律呂新書其缺黃鐘六宮管色者緣論中管及之故不備耳又所謂管色者疑卽如今人度曲用某字調相似宋人蘭陵王詞注屬越調卽黃鐘商聲犯正宮卽黃鐘宮管色用大凡字大一字勾字卽此類也十二宮住字賴白石載明二十八調管色惜半無可攷

樂府雜錄別樂識五音二十八調圖

平聲羽七調　第一運中呂調第二運正平調第三運高平調第四運仙呂調第五運黃鐘調第六運般涉調第七運高般涉調自注云雖去中呂調之運如車輪轉却去中呂一運聲也按此注疑有譌字不甚可解

上聲角七調　第一運越角調第二運大石角調第三運高大石角調第四運雙角調第五運小石角調

亦名正角調。第六運歇指角調。第七運林鐘角調。

去聲宮七調。第一運正宮調。第二運高宮調。第三運中呂宮。第四運道調宮。第五運南呂宮。第六運仙呂宮。第七運黃鐘宮。

入聲商七調。第一運越調。第二運大石調。第三運高大石調。第四運雙調。第五運小石調。第六運歇指調。第七運林鐘商調。

上平聲調。爲徵聲。商、角同用。宮逐羽音。

右圖見唐段安節樂府雜錄。自來無人能解。培近觀楊誠齋擇腔用韻之說。忽然有悟。眞快事也。所謂運者。用也。分爲四聲。各用一韻以填七調。如平聲韻則用以填中呂、正平等七調。上聲則用以填越角、大石角等調。非此則不協律也。上平聲調爲徵聲者。言徵調宜用上平聲韻填之。但有其聲無其調。故但云爲徵聲而已。商角同用者。角調宜叶上聲韻。商調宜叶入聲韻。而上平之韻二調亦可叶也。宮逐羽音者。宮音之調宜叶去聲韻。羽音之調宜叶平韻。而去聲之宮亦可叶平聲之羽。故曰宮逐羽音也。余此解發元明人所未發。毛稚黃、沈去矜諸君呶呶于詞韻曲韻之分。皆隔壁聽匪達乎聲律之原者也。

楊誠齋作詞五要。培按當是守齋。張炎得音律之學于楊守齋。陸輔之又學詞于張。故陸撰詞旨而載守齋之說。後人謂爲誠齋耳。守齋卽紫霞翁。

第一要擇腔。腔不韻則勿作。如塞翁吟之衰颱。帝臺春之不順。隔浦蓮之奇煞。鬬百花之無味。是也。

培按不韻謂不美也奇煞應是寄煞之譌

第二要擇律律不應則不美如十一月須用正宮元宵詞必用仙呂宮爲宜也

培按九宮各譜正月配以仙呂蓋本諸此而不知實誤也正宮乃黃鐘變宮聲故十一月用之仙呂宮乃夷則之宮聲當用之七月元宵胡爲用之乎以愚斷之仙呂乃南呂之譌也何則正月律當用太簇（即高宮）太簇之均以南呂爲徵徵爲火元宵燈火之事故宜用南呂古人用律之精如此然所云南呂者不專指一調而言如揭指調（即南呂）越調（即南呂）般涉調（即南呂）皆可用也如十一月越調（即黃鐘）中呂調（即黃鐘）羽高大石角（即黃鐘角）皆可用也不然一歲之事只消十二調便足其餘曲俱屬無用有是理乎宮字衍文蓋南呂宮即林鐘宮當于六月用之也正宮一本作黃鐘最是言黃鐘則正宮大食角諸調皆見言正宮則不見也

第三要韻詞按譜自古作詞能依句者少依譜用字百無一二詞若歌韻不叶奚取哉或謂善歌者能融化其字則無疵殊不知製作轉折用或不當則失律正旁偏側凌犯他宮非復本調矣

宋人多先製腔而後填詞觀其工尺當用何字協律方始填入故謂之填詞及其調盛傳作者不過照前人詞句填之故云依句者少依譜用字百無一二也轉折乃節奏所關故下字不當則失律凌犯他宮起韻過變兩結尤爲喫緊

第四要催律押韻如越調水龍吟商調二郎神皆用平入聲韻古調俱押去聲所以轉折乖異

催字譌當作推律乃相傳剏剛之誤推求此調屬某律某音然後叶某韻塡之方始合律卽段安節五音二十八調所說是也水龍吟越調卽黃鐘商二郎神商調卽無射商此卽前圖所云入聲運商七調上平聲商角同用者也若去聲韻當叶宮聲之調非商調所宜矣然宋詞往往不拘蓋文士揮毫不暇推求合律故耳培嘗謂音律之學元人不及宋人宋人又不及唐人于此可證此一段道理周德清中原音韻尙且不知何況明人以後哉

第五要立新意

後人塡詞止知此耳然務求尖新不近自然便俗楊升菴王弇州諸君正復不免

論中原音韻

周德清謂元混一久四海同音縉紳論道國語翻譯下及詶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故作中原音韻此謂之識時便俗則可耳遽斥廣韻爲鴃舌泝流忘源何立言之過耶又以六字三韻爲難如忽聽一聲猛驚是也然此亦何難之有又以主母機可對燒公鴨爲語病尤非確論

以入聲派入三聲宋詞往往有之蓋本於三百篇漢魏樂府非德清一人創見也然其起例有曰以入聲派入平上去三聲者廣其韻耳有才者本韻自足此言甚當後人必以三聲並叶爲北曲入聲獨押爲南曲失德清之旨矣

論敦掣住三聲

沈存中補筆談云樂中有敦掣住三聲。一敦一住。各當一字。一大字住當二字。一掣減一字。如此遲速方應節。琴瑟亦然。更有折聲。惟合字無折。一分折二分至於折七八分者。皆是舉指有深淺。用氣有輕重。如笙簫則全在用氣。弦聲只在抑按。如中呂宮一字、仙呂宮五字。皆比他調高半格。方應本調。惟禁伶能知。外方常工多不喻。培按敦聲者。重抑按而徐也。掣聲者。或輕或重。連抑按而疾也。住聲則在敦、掣之間。或一敦一住。或連掣而一住也。笙簫之用氣亦然。合字無折者。合字最低。不復可折故也。蓋樂之妙雖未易言。其大要只在高下疾徐之中節已耳。

論折字

姜堯章云。篴笛有折字。假如上折字下無字。卽其聲比無字微高。餘皆以下字爲準。金石弦匏無折字。取同聲代之。或問培。何以謂之上折字下無字。答曰。一字折至七八分。是此一聲低到極處。下不復能低。故曰下無字也。卽其聲比無字微高。餘皆以下字爲準。是又斟酌逐漸高上去也。此正抗墜抑揚之妙。余嘗見善嘯者。蹙口出聲。音中宮商。其分刌可合曲度。異而詰之。答言。吾術無難。但聲高至極處。則悠揚而使下。聲低至極處。則悠揚而使高。如是則絲竹宮商。蔑不合矣。觀此知上下方員。如橐木。如貫珠。天地間自然之理。

花拍

歐陽文忠詞云。貪看六幺花十八。碧雞漫志。此曲內一疊名花十八。前後十八拍。又四花拍。共二十二拍。

樂家所謂花拍。蓋非正也。按花拍卽今之贈板。二字甚雅。吳夢牕有夢行雲詞。自注。一名六幺花十八。六幺本大曲。此其中之一疊。

殺借殺

王建宮詞云。側商調裏唱伊州。碧雞漫志云。林鐘商今夷則商也。管色譜以凡字殺。若側商則借尺字殺。借殺卽寄殺也。

拍板謠

王元之小畜集有拍板謠。略云。麻姑親採扶桑木。鏤腳排焦其數六。雙成捧立王母前。曾按瑤池白雲曲。律呂與我數自齊。絲竹望我爲宗師。總騙節奏在術內。歌舞之人無我欺。觀此詩。知唐、宋時拍板用木六片。否則指其脩六寸也。鏤腳必雕刻爲花紋飾之。排焦則不可曉。

樂節

元戚輔之佩楚軒客談紀趙子昂說歌曲八字一拍。當云樂節。非句也。夫樂不同拍。板以鼓爲節。戚云當改曰板與鼓同節。尤佳。觀此。知元曲以八字爲一拍。板以鼓爲節。此語甚精。

宮調所宜

陶九成輟耕錄云。仙呂宮宜清新綿邈。南呂宮宜感歎傷悅。中呂宮宜高下閃賺。黃鐘宮宜富貴纏綿。正宮宜惆悵雄壯。道宮宜飄逸清香。大石宜風流蘊籍。小石宜旖旎柔媚。高平宜滌蕩滉瀁。般涉宜拾掇坑

塹歇指宜急拼虛歇。商角宜悲傷婉轉。變調宜健捷激昂。商調宜悽愴怨慕。角調宜嗚咽悠揚。宮調宜典雅沈重。越調宜陶寫冷笑。培按宋人稱秦少游詩可入小石調。譏其旖旎柔媚也。則此一段。宋時已相傳有之。不始自元人明矣。

論歌

唐段安節云。善歌者必先調其氣。氣自臍出。至喉乃噫其詞。即分抗墜之音。既得其術。即可致遏雲響谷之妙。

沈括筆談云。古之善歌者。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清濁高下如縈縷耳。字則脣喉齒舌等音不同。當使字字舉本皆輕圓悉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磊塊。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如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爲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善歌者謂之肉裏聲。不善歌者。聲無抑揚。謂之念曲。聲無含韞。謂之叫曲。培按此數言盡歌之道。特轉宮爲商。人不易解。蓋凡一字雖屬一音。然輕重抑揚之間。每一字實含五音。故可以移宮換徵。今人知此理者罕矣。朱子曰。宮、商、角、徵、羽。固是就喉、舌、脣、齒上分。不知道喉、舌、脣、齒上亦各自有箇宮、商、角、徵、羽何者。蓋自有箇疾徐高下。此言每一字具五音也。

陸次雲湖壖雜記。女史素蓉歌東風無賴一曲。金叟謂之曰。子之歌善矣。然毫釐千里之間。猶有進也。字有四聲。度曲者各得其是。雖拙亦佳。非徒取媚聽者之耳。如陽平拖韻稍長。即類于陰。陰平發音稍亮。即

類于陽去聲亢矣過文宜抑而復揚入聲促矣出字貴斷而後續雖有一定之腔亦可短長以就韻雖有不移之板亦可變換以成文而其要領在于養氣如陽音以單氣送之則薄陰音以雙氣送之則滯將收鼻音先以一絲之氣引入而以音繼之則悠然無迹予有數字未諧試反尋之自得也素蓉即起拜謝此可謂識曲矣然尚未到樂記如抗如墜如槁木貫珠之意也歌亦不易哉

李易安論詞

易安居士言詩文分平仄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音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既押平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培按段安節言商角同用是押上聲者入聲亦可押也與易安所說不同余嘗取柳永樂章集按之其用韻與段說合者半不合者半乃知宋詞協韻比唐人較寬宋大樂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亦與段圖不同大抵宋詞工者惟取韻之抑揚高下與律協者押之而不拘拘于四聲其不知律者則惟求工于詞句並置此不論矣

王平羽衣譜

碧雞漫志宣和初普州守山東人王平詞學華贍自言得夷則商霓裳羽衣譜取陳鴻白樂天長恨歌傳、霓裳羽衣歌及明皇、太眞事補綴成曲刻板流傳曲十二段起第四徧第五徧第六徧攛入破虛催衮實催衮歇拍煞衮音律節奏與白氏歌注大異則知唐曲今世決不復見大可恨也培按姜白石所傳霓裳

中序正屬商調不知與王平所撰何如或卽平之所遺耶

王弇州論曲

王元美曲藻云北主勁切雄麗南主清峭柔遠雖本才情務諧俚俗譬同一師承而頓漸分教俱爲國臣而文武異科也又曰凡曲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北則辭情多而聲情少南則辭情少而聲情多北力在弦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獨奏北氣易粗南氣易弱此吾論曲三昧語弇州論詞多不中窾此兩則論曲卻得之

論俗樂可鄙

祝允明猥談云今人用樂皆苟簡錯亂其初歌曲絲竹大率金元之舊略存十七宮調亦且不備只十一調中填湊而已今之俗部尤極高而就其聲察之初無定時高下隨工任意移易此病歌與弦音爲最蓋視金元制腔之時又失之矣略無音律腔調愚人蠢工徇意更變變易喉舌趁逐抑揚杜撰百端眞胡說耳此數言說盡俗樂之鄙弊今人動說古樂淪亡不知燕樂亦復淪亡所賴者樂器雖變而鐘律實不變耳

記夢

培幼好倚聲攻之至忘寢食嘗夢讀一書云是宋人所著皆論律呂宮調之事有曰凡一詞用某韻則句中勿多雜入本韻字而每句首一字尤宜愼之如押魚虞韻而句中多用語、麌、無、吾等字則五音紊矣又

云。精于律呂者。未嘗有書。而其詞具存。試奏一曲。其中不言之意。在善悟者自領略之耳。餘不能盡記。覺思其言近有理。遂錄之。

香研居詞麈卷四

太平樂

舊唐書樂志亦謂之五方獅子舞。獅子鷙獸。綴毛爲之。人居其中。像其馴狎俛仰之容。二人持繩秉拂。作崑崙像。爲習弄之狀。五獅子各五方其色。按樂府雜綠屬龜茲部。每一獅子。有十二人戴紅抹額。衣畫衣。拂紅拂子。謂之獅子郎。舞太平樂曲。破陣樂曲亦屬此部。吾鄉風俗。元旦必舞獅子。曩者恭逢皇太后八旬萬壽大差。淮商進九獅獻瑞劇。大爲皇上所賞。令教內班演習厚賞之。

論絲竹金石有自然之聲

稗編曰。琴律有長短。故徽有疎密。當徽則鳴。差徽則否。若以木聲取之。其不當徽處。猶或有聲。至泛聲。則當徽處而有餘韻。不當徽處輒咽不成聲。故造琴安徽。不必度以尺寸。但視琴之長。自龍齦至臨岳。折半爲中。以絃繩之。於其中取泛聲清越有餘韻者。定中徽上下。或差分來。其聲輒否。中徽既定。其外爲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徽而止。其內爲第六第五第四第三第二第一徽而止。其當徽則鳴。不當徽則否。悉與中徽同。此造化眞至之理也。非獨琴爲然。凡絲聲皆如此。人但不察耳。非獨絲聲。竹聲亦然。造笛者去吹孔下行四寸半作第六孔。爲黃鐘清。又下行四寸半。作第一孔。爲大呂、太簇二者之間。分爲四孔。第五孔爲夷則、南呂。其哨聲爲無射、應鐘。第四孔爲蕤賓、林鐘。第三孔爲仲呂。第二孔爲夾鐘、姑

洗。自下而上。笛體中翁聲宮也。第一孔商也。第二孔正角也。第三孔清角也。第四孔變徵、正徵也。第五孔羽也。哨聲變宮也。第六孔清宮也。其當孔處作孔。則其聲清越。不當孔處作孔。則其聲輒劣。亦自然之理。崔遵度以弓悟琴丈絃尺絃。皆具七泛十三徽。吾友程君易田琴音記泛音至三百九十有五。此又古人所未言。然其理一也。

沈括補筆談云。樂有中聲。有正聲。所謂中聲者。聲之高至于無窮。下之亦無窮。而各具十二律。作樂者必求其高下最中之聲。不如是。不足以致太和之音。應天地之節。所謂正聲。如絃之有十三汎韻。此十二律自然之節也。盈丈之絃。其節亦十三。故琴爲十三徽。金石亦然。考工爲磬之法。以上則磨其當已下則磨其旁。磨之至于擊而有韻處。即與徽應。過之則無復韻。又磨之至于有韻處。復應以一徽。石無大小。有韻處亦不過十三。猶絃之有十三汎音。此天地至理。人不能以毫釐增損其間也。

論南北曲之分

或問曲何以有南北之異。昉于何時。荅曰。音有南北。自古言之。此姑不論。但論曲之南北。蓋北曲雖始自金、元。而實本於唐。與北宋之樂府。（凡七遍。見玉照新志。已開黃解元西廂弦索調。）元祐中。曾文肅所製水調歌頭排遍。（詠馮燕事。）南曲雖昉于元末明初之琵琶、拜月。而實本于南宋之鼓段大曲。于何徵之。沈存中言。北朝樂較低二律。大抵是唐之遺音。今人度曲。閉乙、凡二字。則成南調。用乙、凡二字。則成北調。（乙、凡調低故。）此非明證乎。宋南遷久。風氣日漸柔弱。故音樂亦從而變焉。高東嘉琵琶記。因于負鼓盲翁之歌唱。此非南曲本於杭宋之明證乎。余曾見米元暉自

書所作畫眉序詞眞蹟。其字句音節。與今南曲畫眉序無異。此又一證也。否則琵琶若無所因。安能一概自創邪。後人作九宮譜。雖知有南北之別。而莫知南北之所由分矣。

論南曲不用乙凡二字

問今南曲不用乙、凡二字何故。荅曰。下乙爲夾鐘。上乙爲姑洗。下凡爲無射。上凡爲應鐘。（上下今人謂之高低。）此四子皆有倍律濁聲。其音最低。南曲正律外多是半律清聲。自然用不著此兩字。余嘗謂北曲猶有唐、宋遺音。南曲爲靡靡之樂。正爲此也。

論今曲無勾字

或問於培曰。古人用合、四、一、工、凡、上、勾、尺、六、五十六字。以配十二律四清聲。今人度曲從無勾字。甚不可解。不識其義可得聞乎。荅曰。古人度曲四、乙、凡、工。此四字有高下二聲。五字有上下緊三聲。獨上尺兩字無有高下。今人度曲。上尺兩字卻有高下二聲。而絕無勾字。夫勾爲蕤賓清。次仲呂者也。上字爲仲呂仕字。（今之高上字。）清次上者也。則今之仕字。卽勾字也。今之伬字。（今之高尺字。）在林鐘、夷則之閒。亦古所無也。然則今人度曲。雖不知有勾字之名。而未嘗無勾字之實矣。否則十二律缺其一。安能成樂哉。曰。今之高仕卽古之勾字。此說子亦有所受乎。曰。余無所受。直以理推其如是耳。然亦有兩事可證。明初冷謙所製雅樂。上字之上有勾字。爲蕤賓正律。是明初猶知有勾字也。夫上字之上。非高仕而何。此一確證也。又鄭世子云。今民閒笛六孔全閉低吹爲尺。卽下徵也。徵下于宮。故曰下徵。卽林鐘倍律聲也。（培按。卽今之五字。）從尾放開一

孔低吹爲工。卽下羽也。羽下于宮。故曰下羽。卽南呂倍律聲也。卽今之六字調。放開二空低吹爲凡。卽應鐘倍律聲也。卽今之凡字調。放開三孔低吹爲合。卽黃鐘正律聲。卽今之小工調。放開四孔低吹爲四。卽太簇正律聲。卽今之尺字調。放開五孔低吹爲乙。卽姑洗正律聲。卽今之上字調。六孔全開低吹爲勾。卽蕤賓正律聲。卽今之乙字調。此黃鐘之均七聲也。其林鐘、南呂、應鐘正律之聲、及黃鐘、太簇、姑洗半律之聲、開閉同前。但高吹耳。按今俗樂乙字調六孔全開低吹爲上。而高吹爲仜。而世子云低吹爲勾。高吹爲半律之聲。則仜字卽勾字無疑也。然則不知有勾字。自明中葉始也。此又一證也。

論宋律呂家之繆者

李照定樂。黜四淸聲。陳暘著書。復擠二變。知聲而不知音也。先儒惟朱子最爲知樂。此鄭世子語。培按。朱子同時惟蔡元定可稱知樂。士人則姜堯章爲最。南宋歐陽之秀著律通三篇。深闢三分損益之法。眞西山、趙以夫皆盛稱之。然唐樂府、宋詞、元曲皆用三分損益法。則之秀之說亦繆也。

論明律呂家之繆者

莆田李文利著律呂元聲。專主黃鐘三寸九分之說。以爲黃鐘至淸。蓋本之呂氏春秋仲夏適音篇。然呂氏季夏六月紀所云上下相生三分損益之法。已與漢書、史記合。則三寸九分。顯是豕亥之譌。文利據此立論。繆之甚矣。嘯餘譜首列文利說。盡斥古法。此又不知而附和者。

李文察據隔八相生以撰樂譜。則每句自爲一宮。而五音皆錯亂矣。劉濂認切韻之法而撰譜。則五音成

死法矣。鄭世子闢之曰。如文察所定。則篇篇相似。而雅頌無別。如濂之所擬。則字字重複。而曲折不分。殊不知善歌者一字而五音具焉。隨調宛轉。變動不拘。豈可以平上去入、牙齒舌喉脣拘之哉。培按。世子此言善矣。然平上去入、牙齒舌喉脣。雖不可據以爲調。然亦不可抹殺。必審其平上去入、牙齒舌喉脣。而後以工尺六五配之。斯成樂耳。蓋人之五音無定。（每字涵五音故無定）樂之五音有定。（旋宮有變而宮商不變）以無定者配有定。又以有定者和無定。而後聲音之妙出焉。

論本朝談律呂者

國朝律呂之學。尠有專門。曾見應嗣寅古樂書兩册。詳于體而昧于用。吾鄉江愼齋先生著律呂闡微。本諸鄭世子新法。皆無當于曲調。餘多經生家勦襲陳言。資後場之用而已。如馬宛斯繹史中律呂通考。及柴紹炳考古類編中律呂一條。抄撮羣說。組織極可觀。然到底不曾明白。不曉如何施用。方氏通雅、顧氏日知錄淵博罕有倫比。獨說律呂亦屬顢頇。此外益可知已。

國初有徐之者字遠將。著律呂正聲四卷。其法。六十調以納音爲主。每十五調以申子辰等一局領之。自謂千古所未有。夫樂律先於三代。納音起乎後世。如徐說。是祖宗出于子孫。有是理耶。又稱武王歌黃鐘之下宮。命之曰厲。歌太簇之下宮。命之曰宣。歌無射之下宮。命之曰羽。厥後有厲、宣、秦、項。因著圖推測其理。然何以又不知有炎劉也。拾識緯之唾餘。附會伶州鳩語。穿鑿不經。莫甚于此。

毛奇齡不識旋宮。不知工尺即十二律。又謂已曾截管徧吹。而大小之聲無異。疑古人製律爲無用。可謂不知而妄作者。家大人嘗曰。毛西河官檢討時。常與孫可望之子往還。其集中所稱孫國公有是也。後毛紀獻賊事。諱爲荀可旺。不敢斥其名姓。而排擊朱子諸賢。則不遺餘力。是誠何心哉。記醜而博。西河之謂矣。

論頭管

頭管即鬻簫也。九孔自下而上。管體中翕然爲合字。第二孔一字。第三孔上字。第四孔後出勾字。第五孔尺字。第六孔上字。第七孔凡字。第八孔後出六字。第九孔五字。大樂以此先諸樂。謂之頭管。培按。爾雅。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蔡邕月令章句云。管有孔無底。其器今亡。則漢時已無此器。元聲謂鬻簫即管。非鄭世子謂管即律管。亦非也。當以爾雅、月令章句爲據。

管色字譜。五凡工尺上四六一勾。合管九孔。六勾二字竝後出。合字在管體中。自下而上。合字爲黃鐘正聲。下四大呂。高四太簇。共第一孔。下一夾鐘。高一姑洗。共第二孔。上字仲呂。第三孔。勾字蕤賓。後出第四孔。尺字林鐘。第五孔。下工夷則。高工南呂。共第六孔。下凡無射。高凡應鐘。共第七孔。六字黃鐘清。後出第八孔。下五大呂清。高五太簇清。緊五夾鐘清。共第九孔。內四、一、工、凡皆有高下二聲。五字有高下緊三聲。惟上、勾、尺無高下。蓋仲、蕤、林三律。不分清濁。自然應律也。稗編言十字者。載籍無可考。惟楚詞大招曰。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註曰四上未詳。今按招魂曰。吳歈蔡謳。奏大

呂些。大呂爲宮。其譜曰四。仲呂爲角。其譜上字。四上競氣。謂宮、角相應也。培謂引四上兩句。足證三代已有工尺。招魂另自一篇。不必牽合大呂解之。

緊夾

高太　高應

下大　下無　高南

五　凡　下夷　林　仲呂　下夾　下大呂

上　四　六　工　尺　上　一　四

頭管　○　○　○　○　○　○　○　○

六　四五黃清　勾袌

論笙

笙十七管。第一第三第七第十一管皆南呂律。以工字應。凡吹工字。以此四管。兩手大指食指按其孔。餘孔皆開。第十二管十五管林鐘律。以尺字應。凡吹尺字。以左手食指及中指按其孔。餘孔皆開。第二管第十管仲呂律。以上字應。凡吹上字。以兩手大指按其孔。餘孔皆開。第四管第八管第十一管太簇律。以四字應。凡吹四字。以右手食指及左手大指食指按其孔。餘孔皆開。第十二管第十四管黃鐘律。以合、六二

字應。凡吹合字。必吹六字。吹六字。必吹合字。取清濁相應。以左手食指及中指按其孔。餘孔皆開。平時以青囊衣之。勿令灰蟲入管。則吹不應律。吹多則簧有氣水。亦不應律。須以微火烘之。陸龜蒙詩。妾思正如簧。時時望君唆。李後主詞。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正用龜蒙詩。故妙絕。後人只看作吹徹玉笙小樓中寒耳。便全無意味。且與上句不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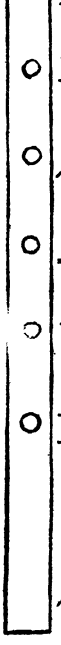
論簫

簫長一尺九寸五分。前五孔。後一孔。通六孔。各徑二分。（此分寸皆依周尺。）口開半竅。直欲吹之。後一孔黃鐘清律。以六字應之。吹六字只開此孔。前五孔皆閉。其前第一孔工字南呂也。吹工字。此孔與下四孔皆開。餘皆閉。第二孔尺字林鐘也。凡吹尺字。此孔與下三孔皆開。餘皆閉。第三孔上字仲呂也。凡吹上字。此孔與下二孔皆開。餘皆閉。第四孔一字姑洗也。凡吹一字。此孔與下一孔皆開。餘皆閉。第五孔四字太簇也。凡吹四字。止開此孔。餘皆閉。惟黃鐘律六孔皆閉。以合字應之。吹宜緩取其音。斯悠揚不迫。然笛有七調。旋宮之法也。簫亦是如此。習簫者皆知之。此舉其一調耳。

今之簫非簫。唐尺八也。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呂才製尺八。王珪、魏徵盛稱之。實源於古之龠。洞簫。故後人亦謚尺八爲簫也。如皐林九標嘗以鐵簫示培。乾隆初。浚河得之者。其第一孔去吹口五寸半。第二第三孔皆相去一寸。第四五孔中間相去九分許。後一孔比前第一孔高九分。後兩孔（以貫綸者。）去前第五孔一寸半。兩孔下寸半。又多一孔。與今簫異。（以上分寸皆今尺。）聲清越實勝於竹。余試閉兩孔下一孔吹之。則音巒

而不揚。知此孔終有關律呂。今竹簫都無此一孔。不知何也。用周尺度之。恰長一尺八寸。圍徑四分。宋人樂器罕用周尺。此眞唐物矣。故詳記之。黃君開運云。林籟五孔近上。而下脩于今製。不加此一孔。則其聲不揚。此說得之。

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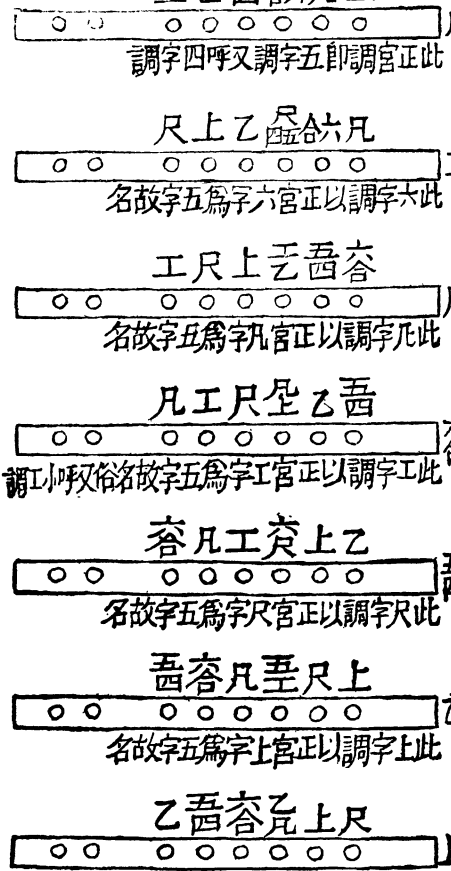


論古笛今笛

古笛每均各有其笛。十二律長短不同。今不盡錄。自上而下第一孔爲宮。第二孔變宮。第三孔羽。第四孔徵。第五附孔變徵。笛體中角。謂齊閉其孔。而出聲中角。最上後出孔爲商。

今笛無長短。自下而上。笛體中黃鐘宮。第一孔大呂、太簇、商也。第二孔夾鐘、姑洗、正角也。第三孔仲呂、蕤賓、清角變徵也。第四孔林鐘、正徵也。第五孔夷則、南呂、羽也。第六孔無射、應鐘、變宮也。其哨聲黃鐘半律清宮也。然則今笛其實古清角之調耳。培按。此論見稗編。其實只說得七調中之一調。卽今人呼爲工字調是也。蓋儒者罕習樂器。故知之不全。

近世度曲七調之圖



右乃世俗相傳之七調也。九宮大成曰。四字調乃爲正調。是譜皆從正調而翻爲七調。七調之中。乙字調最低。上字調次之。五字調最高。六字調次之。今度曲用工字調最多。以其便于高下。惟遇曲音過抗。則用尺字調或上字調。曲音過衰。則用凡字調。培按。緊五者夾鐘之清聲。今世俗七調。皆從五字翻出。

正宋人燕樂夾鐘爲律本之遺法也。但舉世由之而不知耳。夫自明以來。莫不知有七調。而不悟卽古人旋宮之法。或識爲旋宮之法。亦不悟其爲夾鐘爲律本之一均也。亦莫不知五、六、凡、工、尺、上、一、四、合爲九字一定次序。而終不悟其爲夾鐘爲律本之次序也。通考言樂制雖曰屢變。而原未嘗變。豈不信哉。余故爲圖于右而詳論之。

大成所言。視曲之高下。而用某字調度之。近世知音者。皆是如此。然其實如無星之秤。以意揣量重輕。必要曉得古人六十調起調畢曲。十二律住字管色。始爲規矩方員之至。

方氏通雅曰。以笛列七。則尺、上、乙、五、六、凡、工也。（此舉六字調言之。）尺生六。六生上。上生凡。凡生乙。乙生工。工生五。五生尺。輕之重之。如十六鐘加清聲。謂之寄聲半聲。此則可高可低。六字卽有合字。五字卽有四字。（合字黃鐘。六字黃鐘清也。四字太簇。下五太呂。清上五太簇。清緊五則夾鐘清也。四字太呂。）每一調則閉二字。如閉凡、上二字。則爲平調。閉凡、乙二字。則爲正調。閉五、尺二字。則爲梅花調。閉六、尺二字。則爲弦索調。閉五、工則爲淒涼調。閉乙、工則爲背工調。閉上、六則爲子母調。北調則微犯之。名曰犯。此則吹人皆能言之。培按物理小識又有閉工調、頂調之名。其實卽前所圖七調耳。但俗呼各異。

燕樂新書字義

合（下黃鐘）　四（下大呂）　一（下夾鐘）　工（下夷則）　凡（下無射）　上　仲呂

勾（蕤賓）　尺（林鐘）　六　黃鐘清　下五　大呂清　上五（太簇清當作五緊）　夾鐘清

培按此古今譜法宋樂志朱子大全集竝同惟白石道人歌曲所載小異太簇清用五字不云上五此字當從白石夾鐘清用一五字則剞劂之譌也當是上五上字譌爲一耳上五卽緊五

宋樂俗譜

亾合黃　マ四下大　二一下夾　二一上姑　マ上仲

亾勾蕤　亾尺林　フ工下夷　フ工上南　川下凡無　川凡應

久六黃清　丌下五大清　丌上五太清　口缺緊五夾清

此宋時樂工度曲工尺之譜也見朱子大全集培初覽白石道人自製曲旁譜雖意爲工尺之節而終不能曉及見朱子此條乃稍稍辨之若非朱子言之則後人無由識此矣然字畫譌闕惜無宋板校正之

今世俗樂字譜

合　四　乙　上　尺　工　凡　六　五　亿　仕　伬　仜

物理小識方中通言今之七調自極低以至極高計十九字然于高工字之上亦多不用故最下爲凡字調所用止十三字漸而升之則每高一調低除一字高增一字也

培按古譜上尺兩字無高低二聲而今有之五字有下上緊三聲而今無之古有勾字而今亦無之古今樂譜之不同如此然其理未始有異何則高仕卽勾字說已見前高伬比工字稍清當在林鐘夷則

之間。蓋宋時燕樂。其聲雖靡。較近世俗樂。聲尚雅淡。故仲上、㸒勾、林尺三律。不待分清濁。自然合律。故上、勾、尺三字無高下。近世俗樂。音益高。聲益靡。故此三律不得不分清濁。而有高仩、高伬。皆理勢之自然。不足怪也。至于五字爲大呂、太簇、夾鐘之清聲。音本極高。故不復細區別其高下緊三聲也。然使今人細區別之。五字何嘗無高下耶。祇緣耳力不聰。故不能審之於忽微焉耳。燕樂新書。五字有下上緊三聲。而白石歌曲只以上五配夾鐘。下五配大呂。五字配太簇。無所謂緊五者。此亦白石之變通也。則今人五字不分高下。其亦得變通之理者與。

香研居詞麈卷五

宮調發揮 余于宮調之理論之詳矣。猶恐觀者不能會通其義。復作此篇總發明之。

宮者何。十二均宮聲之調也。調者何。十二均商、角、徵、羽之調也。宮聲謂之宮。商、角、徵、羽謂之調。異其稱。尊宮聲也。其實宮亦調也。均者何。十二律也。一律各具七聲。均齊平一。故謂之均也。唐楊收傳云。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如黃鐘之均。以黃鐘爲宮。以黃鐘爲宮者。以黃鐘之律爲宮音之調也。俗呼正宮是也。黃鐘下生林鐘爲徵。以林鐘之律爲徵音之調也。故宋時俗呼林鐘徵爲黃鐘徵。言黃徵之均。以林鐘爲徵音也。林鐘上生太簇爲商。以太簇之律爲商音之調也。俗呼爲大石調。太簇下生南呂爲羽。以南呂之律爲羽音之調也。俗呼般涉調是也。南呂上生姑洗爲角。以姑洗之律爲角音之調也。俗呼小石角是也。是爲黃鐘之五調。再加以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共爲七調。若大呂之均。則以大呂、夾鐘爲宮。餘十一均倣此。十二均共八十四調。此宮調之義。旋宮之法也。唐太宗朝。挑絲竹爲胡部。用宮、商、角、羽、竝分平上去入四聲爲二十八調。而不收徵聲。宋人燕樂因之。至金、元止得六宮十三調。近世北曲九宮譜又缺揭指、宮、角三調。所存六宮十一調。南曲九宮譜又缺道宮。仙呂等調。不過五宮八調而已。此則世遠音殘。宮調之不全也。然音自人心而生。律由古聖而作。人心千古不死。則律法終古不亡。古調雖有淪廢。固可尋繹而知也。天地間吹萬不同。莫不各有其中聲。可諧諸律呂。不獨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爲然。故聽

風聽水。可作霓裳。鷓鴣雞唱鶯啼。都成曲調。茂齋多唐王事。然莫備于人聲之自然。喉舌之開。不過數寸。而五音各具。以八音自然之聲。合人喉舌自然之聲。高下一貫。無相奪倫。而成樂矣。但中聲不易得。而五音之正不正不易知。聖人製爲律呂旋宮之法。然後五音之清濁高下。各有倫理。雖凡庶亦得而知之。故曰。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培嘗謂近世用工尺度曲。雖五音之清濁高下。萬變不齊。而總以十六字指盡之。此必上古之遺法。決非後世之所能爲。觀楚騷大招有四上競氣之文。則三代時已用此十六字明矣。蓋聖人吹律審音之時。卽定有此十六字。使人曉然知某字爲某律。故曰不可勝用耳。否則伶倫所制。既不得久存。嶰谷之生。又不易可致。而必待後世之知音者。紛紛然累黍截竹而後定之。而後作樂焉。則聖人之耳力亦爲徒竭。而六律之用有時而窮焉。得云不可勝用乎。故知此十六字卽十二律四清聲。則宮調之理爲不亡矣。自漢、唐以來。制郊廟雅樂者。率先爲詩章。而後協以律。協律之法。視每章首尾兩字之清濁。當用何律。歐陽文忠言。清濁二字。爲樂之本。此言是也。然其中尙各有自然之理。單靠清濁不得。又視其樂當用何調。如南郊用圜鐘。明堂用夾鐘之類。宮則用合。宮起調畢曲之類。雖一詩而十二律皆可叶。此所謂聲依永律和聲也。歷代知樂之儒。類能言之。此雅樂宮調之理也。至於詩餘。則宋之燕樂。所以悅耳目。娛賓客。而南北曲之所從出也。本乎國風、房中之樂。濫觴于唐。大盛於宋。上自帝王朝廷。下及士庶閭巷。莫不各製新腔。爭相酬和。雖理學如朱子、眞西山。德業如范文正、司馬溫公。皆不免染指焉。何其盛也。宋史樂志言。太宗洞曉音律。親製大曲十八。小曲二百七十。備載其名。又言民閒作新聲者甚衆。蓋不待周邦彥提舉大晟府。而後廣爲體

製也已。其時知音者。或先製腔。而後實之以詞。如楊元素先自製腔。而張子野、東坡先生填詞實之。名勸金船。范石湖製腔。而姜堯章填詞實之。名玉梅令之類是也。或先率意爲長短句。然後協之以律。定其宮調。命之以名。如姜堯章長亭怨詞自序所云是也。又有所謂犯調者。或採本宮諸曲。合成新調。而聲不相犯。則不名曰犯。如曹勛八音諧之類是也。或採各宮之曲。合成一調。而宮、商相犯。則名之曰犯。如姜夔淒涼犯、仇遠八犯玉交枝之類是也。然十二宮特可犯商、角、羽。而住字不同。則不容相犯也。或採他人兩曲合成一調。而宮調遂異。如白石暗香、疎影兩曲。本仙呂宮。張炎採暗香前段。疎影後段。合成暗香疎影一調。遂屬夾鐘宮。非復仙呂宮矣。此又一類也。此燕樂宮調之理也。雅樂則其辭欲簡質。其聲欲雅淡。其律則有一定之理而不可易。亦有變通之道而不必拘。如南郊用夾鐘宮。祭地用林鐘宮之類。有精義存焉。詳第一卷中。此一定之理也。然而一詩十二律皆可叶。此變通之道也。燕樂則言情寫景。辭不厭其工。聲不嫌其靡。而其宮調亦有一定之理。變通之道焉。如仙呂宜清新綿邈。大石宜風流蘊藉。正月宜用太簇元宵宜用南呂之類。此一定者也。柳永咏海棠而用林鐘商。及消息湘月隔指過腔之類。此變通者也。雅樂宮調則以十二律名之。如太簇商、姑洗角之類。燕樂宮調則以俗名別之。如雙調、大石調之類。（雖隱居士因不識此理故所作曲譜。辨如盲者之道黑白。）不使雅俗混淆。此雅樂燕樂宮調之所由分。而其理未始有異。故欲復古樂者。必先知俗樂也。然則製腔之法。可得聞乎。答曰。腔生於律。（南九宮譜定言腔不知自何而來。從板而生。從字而變。繆）律不調者。其腔不能工。然必熟于音理。然後能製新腔。製腔之法。必吹竹以定之。或管或笛或簫皆可。（金石絲革。無不可製腔。造譜者此獨以竹言。取其聲易調不走

作也故古人和絃亦必取定于管色惟吾意而吹焉即以筆識其工尺于紙然後酌其句讀劃定板眼聲之雅俗在板之疎密宋人詩餘贈板甚少故其聲猶有雅淡之意而復吹之聽其腔調不美音律不調之處再三增改務必使其抗墜抑揚圓美如貫珠而後已再看其起韻之處與前後兩結是何字眼而知其爲某宮某調也一假如是六字起調六爲黃鐘清而第拍轉至起韻用高五字爲太簇黃鐘均以太簇爲商則此曲屬太簇清商也在燕樂名爲大石調餘倣此若兩結不用高五字住則爲出調凌犯他宮非復大石調矣至如犯調宮商雖犯而律字相同實有以類相從聲應氣求之義不可以凌犯例之此古人製犯調之精意也蓋宮調之理譬諸圍棋然止此五音六律八十四聲而腔調之出無窮亦如黑白二子三百六十一著而終古無人同局但腔之美者如國手之棊可以爲譜焉耳不知音律而欲自度新腔則如童子戲弈以黑白子盡爲局終不識動靜陰陽生死方圓爲何物矣新腔既定命名以識之而後實之以詞即不實之以詞亦可被諸管絃但不能歌耳混成集所稱有譜無詞者居半正指此等而言先儒謂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詩有聲無詞即此義也此製腔之法也填腔之法如何曰新腔雖無詞句可遵第照其板眼填之聲之悠揚相應處即用韻之處也故宋人用韻少之詞謂之急曲子用韻多者謂之慢曲子義蓋如此此皆非所難難在審其起韻兩結工尺之高低清濁而以韻配之使歌者便于融入某律某調耳然腔調雖至多韻腳亦至夥而止以清濁陰陽高下配之且所重正在起韻兩結而其他不論故其法又簡易而不煩古之知音者即酒邊席上任意揮毫莫不可諧諸律呂蓋識此理也至于舊腔第照前人詞句填之有宮調可攷者稍致謹于煞尾兩字即無不合律矣此填腔之法也曰姜堯章謂率意爲長短句而後協之以律其義若何曰此文人

知音者之事也。有文字即有聲音。有聲音即無不可協之律呂。特率意爲長短句歌之。其聲音節奏。必有齟齬不調之處。必吹之歌之。視其板打不下。歌喉咽住不能出聲之字。所謂捩折嗓子者。改而吹之。或在句調長短之間。或在四聲陰陽之異。屢吹屢歌。屢改。而後能妥帖清圓。此之謂協律也。其屬某宮某調。則亦視首尾數字如前所云。此協律之法也。曰製腔協律之理。亦既聞其略矣。敢問有同一詞。其字句韻腳無絲毫異。而所注宮調有絕不相同者。其義何也。自前明以來。詞家未有能明其理者。可得聞與。曰此義不難知也。有一曲而十二均皆可叶。此雅樂之例也。一曲屬一宮調。而不必相通。此燕樂之例也。知音者按月用律。因題擇腔。則亦有時以雅樂之例施于燕樂。故有一曲屬此宮調。而又入他宮調者焉。此蓋燕樂之變例。然此類亦無多也。如柳永樂章集中玉樓春詞共一十三首。其昭華夜醮、逢清曙五闋。注大石調。即太簇商也。太簇爲正月律。第一第二首言齋醮事。第三首咏上元。第四首言朝賀。皆正月事也。故用大石調。其第五首狹邪之作。而亦用此調者。所謂大石宜風流蘊藉而不論月律也。且容詎知柳作此詞時不在正月乎。又翦裁用盡春工意三首。咏杏花、海棠、柳枝。又心娘自小能歌舞四首。贈妓。皆注林鐘商。即小石調。所謂小石宜旖旎柔媚。取其聲與題稱。而林鐘爲十二月律。所不計也。又有個人人眞堪羨詞字句亦同。而注仙呂調。乃通押去聲韻。即樂府雜錄所謂平聲羽七調第四運仙呂調去聲宮七調宮逐羽音者也。此皆字句同而宮調不同之義也。曰字句韻脚皆同。何以能移入他宮調。曰大石爲太簇。當用高四字住。小石爲林鐘。當用尺字住。仙呂調爲仲呂。當用上字住。但于起韻兩結用字。擇其聲之高下清

濁。與四尺上三字相配者用之。卽協某宮某調矣。蓋甚易而無難也。又有曲名同而句法宮調異者。其理亦是如此。惟雅樂一詩。十二律皆可協。其法小有不同。蓋緣一字原具五音故也。古樂、樂府、詩餘、南北曲律呂宮調所以然之理。大略具于此矣。至于心解神悟。盡契其微。則存乎其人焉。嗟乎。世儒不習其器。徒知有律呂之名。而不識工尺之理。俗工雖粗習工尺之節。而又昧于律呂之源。此所以兩不能知。終身由之而弗悟也。夫損益忽微。律之體也。四、上、工、尺、律之用也。究其體不明其用。則律呂爲虛器。循其用不知其體。則宮調爲空名矣。如此則宮商奸亂。條理舛錯。不和已極。尙得謂之雅樂乎哉。尙得謂之俗樂乎哉。成培幼好倚聲。頗怪有明以來詞家。俱置宮調而不論。竊嘗以意求之。茫然若無際涯。後讀宋仁宗樂髓新經、朱夫子大全集、蔡元定律呂新書。熟復之而有悟焉。印諸史、漢、三通、唐、宋諸家之論。皆迎刃而解。又常與伶工語。時習其器。久之而後恍然會通其理而無疑。始知元聲日在天地間。古人未嘗不剖其奧以示後世。人自昧之焉耳。因草斯篇。發明其略。後有知音者作。庶幾有取乎此爾。

度曲正譌

近世度曲者。皆先約定板眼。次填工尺。略識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精于此道者。率致工于呼吸頓跌。陰陽清濁之間。與夫北曲雅音。熟精於入聲之分派而止矣。然若此者。已千百輩中不一二覯也。沈氏度曲須知一書。發明歌曲之奧。不遺餘力。不可謂非知音之士。余獨怪其于八十四調之源流。雅樂俗樂之分合。六宮十三調之字譜。十二律所住字各不同。與夫按月用律之理。因題擇腔之法。此皆音樂之根

柢歌曲之冥窅而概茫乎其未有聞也。至今吳中以歌曲擅天下。雖靡靡悅耳。而宮商奸亂。律呂差譌。即老曲師熟識某宮某調當如何唱法。自負知音。而不知有毫釐千里之謬。世亦無能知而正之者。豈不可惜哉。然宮調之理未嘗亡。特人由之而不知耳。但使今之詞人知按律擇腔之法。十二律住字起調畢曲各不相同。以高下之聲協而填之。伶工度曲。知重首尾兩聲。某宮當用某字殺之。稍一轉移。閒已無出調落腔之失矣。何古人之不可及哉。

總論　或疑宮調理必深奧。余以工尺釋之。爲淺陋。故復作此論。

自昔儒者論樂。必以制律造尺爲先。而培謂古聖人定律之時。即有工尺。而五音以正。不待後人橫黍縱黍之紛紜。非古人難言之。而余獨易言之也。蓋先儒所議。黍黍吹灰。迄今無有定論。如說龍肉雖極美。曾何濟于實。余謂工尺即律呂。樂器無古今。後有作樂者。但因治以作樂。復因樂以察治。止于詞之邪正。音之雅俗。分之而已足。此如說猪肉五穀。隨時隨處。皆可以飽。實經常之論也。唐田畸聲律要訣序謂一切樂器。依律呂之聲。皆須本月眞響。若但執累黍之文。則律呂陰陽。不復能諧。此言足證矣。朱子常言太祖神聖特異。初不曾理會樂律。但聽樂聲嫌其太高。令降一分。其聲遂和。唐太宗及本朝所定樂。皆和平。所以世祚久長。（王應麟玉海。建隆元年。竇儼改周樂爲十二安。太祖謂雅樂聲高近于哀思。詔和峴取西京唐時銅望臬下石尺。別造新尺十二律。管下王朴管一律。由是雅音和暢。）後來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減其銅。齊聲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見歸田錄。）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王朴舊鐘。樂工不平。一夕私易之。而傑亦不知。是景祐、元豐之樂。雖嘗制律。用

其名而究未嘗用其實。不過仍循宋初之舊章而已。及徽宗銳意制作。用魏漢津指律。工人隨律調之。有非漢津之本說者。而漢津亦不知。是大晟樂雖與宋初異。而亦何嘗盡依指律哉。且太祖不理會樂律。齊之以耳。而樂和國治者百餘年。徽宗制律作樂。而宋以大亂。則樂之雅俗治亂。和與不和。總無庸乎制律。彰彰矣。（崇禎十四年。上欲考定樂律。禮部請照高皇帝鎮圭式造尺。從之。尤非當務之急。何救于亡。）上元沈珽五雲氏琴學正聲有言曰。樂器之久在人間。猶人耳目喉舌。未之或改。若謂器是音。非音存理晦。今日之樂。非復吹灰累黍之聲音。今日之絃。非復三分損益之理數。豈今人之耳目喉舌。亦非復古人之耳目喉舌也乎。昔周室衰微。禮樂廢墜。廢于人未廢于音。強秦暴虐。毀棄篇章。焚其書未焚其器。況樂之時古。在人不在器。音之雅俗。在人之知音善辨。更不在器數之改移。古人既定律呂之後。中聲已昭然傳習於衆。樂之中。協和乎人聲之內。亦無俟吹灰累黍。誅求毫末於無已也。夫音生於人心。而發于人聲。聲者氣之元。律者樂之末。（律者樂之本。但就聲言之。則律爲末。氣聲在律先。樂在律後。就律驗聲。以窮理數。使知宮爲何律之宮。商爲何律之商而已。（不知乎此。則樂之始終條理紊矣。故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沈氏斯言。雖爲琴而發。然推以論宮調之理。余無以易之。沈又云。五六即合。四高下相射之音。即變宮乙即變徵。則非是也。又言凡）

曰。儒者止知言理。不習其器。羣務高深。不屑淺近。黨同附會。後先牴牾。勦襲君臣事物之虛文。反失其依永和聲之明旨。究之歷代儒家。廷爭黨論。迄于今日。何曾古樂之徧聞天下。而謂今樂之不可聽乎。此言切中從來儒者論樂之弊。夫古聖因人聲而作律。後人欲累黍以求聲。捨本事末。宜其無當于樂也。或謂歷律相通。管以候氣。烏能不制。不知律管候氣。從來不準。隋時牛宏已見詰於文帝而不能答。我朝歷法。

中西參用。超絕前代。亦何嘗籍此耶。故余謂治歷候氣。非聖人制律正音之本意。殆由漢儒之附會也。南軒張子曰。古樂不可復。蓋爲今人求樂太深了。夫古樂且不可深求。況今詞曲乃古之燕樂。而反可深求乎。余謂工尺十六字。爲古聖制律之遺法。如大撓作干支。止二十二字。而三才之事。無所不貫。執至簡以御至繁。決非後世人所能爲也。觀張子、沈氏之說。亦可以無疑於余言矣。至於三分損益。娶妻生子之理。空積忽微。半律半聲之數。先儒論之已至詳悉。此不復云。

王雲五主編

萬書集成初編

香研居詞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述者　方成培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翁